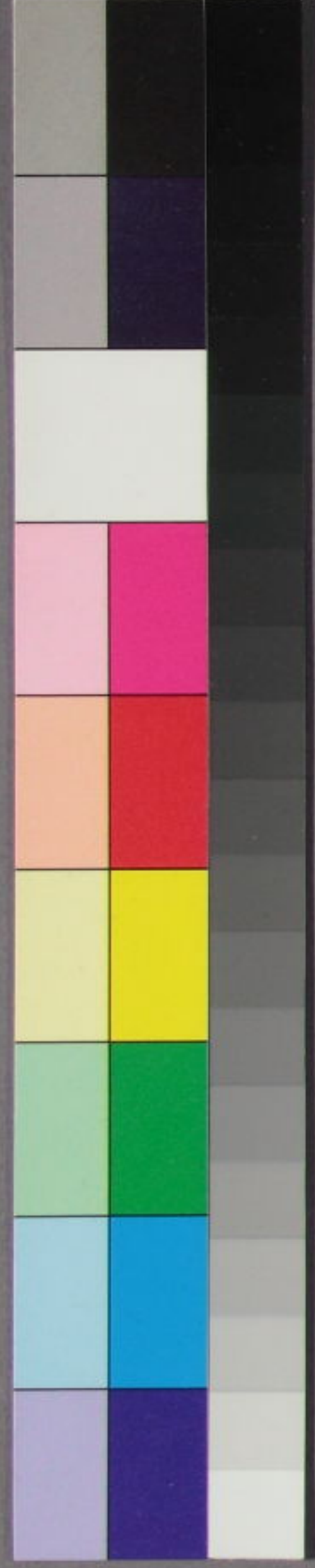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三

共十

U 6
4065
3



文菴雜識卷之三

沈鼎行逆獄事

府達事

巨濟諸賊事

諸館職去就事

儒生獄事

逆邵鞠事

朴弘雋事

大妃尊號事

安復駿論李景祚改名事

四相復祠事

儲慶宮尊宗事

禁髻事

酒禁事

宮園祝號改定事

纂修廳事

正言李彥衡金相度事

諸臣上書

從祀事

成德淵書檄

李行源事

李昱獄事

宋時澤獄事

均廳六弊

元景夏事

戶議申曝書

朝參賑政

朴文秀謚事

主第臨幸事

李彥衡金相度放釋事

三學士致祭事

柳勲事

國恤儀制

耆老科事

徐迥修得罪事

尹著東趙榮國事

明陵儀制

李敏坤事

衰屨變定事

鄭尚淳事

李潭事

趙重明被謫事

儒罰事

禁酒事

莊陵修改事

令堂下官青袍事

李存中文衡薦事

正言朴志源上書

持平李亨達上書

講經事

柳涵事

海西訛言事

知製教抄選事

南有容拜文衡事

洪景海洪樂命事

堂錄事

文庵雜識卷之三

沈鼎行逆獄事

乙亥五月一日

上既討徵志等頒赦行赦五月二日設慶科御春塘臺試士有沈鼎行者世良孫成行第以逆種自稱老論納交於趙

而往來至是自書其名就試卷中作一疏論時事納之又有一函書則辱國罔測之說而沒其名亦鼎行所為也於是鼎行捕囚捕廳其函書則知其為入場人所為而無以捕之令捕廳譏捕明日御內司僕親鞫鼎行初三日夜罪人李聖述全孝舜拿來囚親鞫時御將洪鳳漢及知事趙勿待命事下教初四日罪人全孝曾拿來囚親鞫時鼎行刑問二



次不服傳曰逆賊何代無之而豈有若魏行者乎不可尋常
正法崇禮門外戊申逆賊受馘處金吾堂上親往正法判府
事俞拓基李宗城以名入函書待命左右相金尚魯趙載浩
亦待命金吾亦命勿待魏行南門外凌遲處斬其妻黑山島
為婢傳曰尹光纘權該依臺啓即為舉行光纘即其配地巨
濟梅棘大逆知情隱莊罪人聖述刑問三次承服唐古介斬
全孝曾全孝順刑一次定配李厚亮放送聖述于光賢蔚珮
尚賢江陵定配全孝曾恭安孝順順天定配權該茂長定配
五日院達尹光纘敢以偽勲所贈書其帳籍與聖述無異請
鞫問世子答以誠是而不從府達孝曾與魏行締結書

給試文同一心腸不可定配而止請鞫問答雖是矣而難稟
不從六日罪人沈來復柳鳳麟尹惠弟拿來囚掌令鄭純
儉書曰尹光纘以偽勲書籍與聖述同惡今聖述正法則光
纘宜鞫問魏行凶逆孝曾之薦舉寫手孝順之受請先書萬
萬凶悖不可定配而止逆志之變專由於出陸之致當初置
諸稟秩者難免容護之罪其時稟請濟州牧使查現定罪答
大朝既處分難稟矣朴文秀李鼎輔勿待命其餘諸人並勿
待命事下赦罪人金耀白金耀米崔守仁拿來傳曰崇禮門
舉動罪人行刑時百官序立傳曰判府事李宗城罷職忠州
付處訓將金聖應罷職沔川郡付處其代洪鳳漢除授宗城樓

入侍時請勿隨門在斬罪因有誦命金聖應以不親誠決棍
四度而配之惠當鞠玉辱命鉅其口而引出斬之歸時上御
甲寅而親鞠時金耀采金耀白刑一次不服尹惠刑一次停
哭還

刑南門殿坐時大逆不道罪人惠刑閏二次不服出付訓局
象示耀采耀白出付訓局象示罪人李光臣李顯德李光澤
李甲生金耀得金耀王金鎮宅金績熙拿來囚七日親鞠時
罪人金天柱一鏡原從孫醫人金德濟朴命球拿來囚罪人姜夢協
姜鶴壽拿來囚李光臣刑一次不服李光澤李甲祥崔守仁
原情朴命球原情特放金天柱柳鳳麟沈成復李顯德原情
金鎮宅原情後下秋曹島配金耀白金耀玉各刑一次不服
金績熙原情放送崔守仁刑一次不服金耀德金耀玉刑二

次金天柱刑二次不服姜夢協姜鶴壽刑一次停刑金德濟
刑一次不服李光澤李顯德特放禮曹章記崇禮門外殿坐
受馘戊申謄錄有仍行告宗廟社稷永寧殿京外進箋陳賀
頒教之節今亦依此舉行傳曰依為之只行頒教八日親鞠
罪人白六昌柳明斗姜堅拿來柳明斗刑一次直招柳鳳麟
刑二次姜夢協刑三次承服白六昌移送捕廳大逆不道罪
人姜夢協西門外凌遲處斬結案矣身春川居生與鼎行惠
等相結為舉兵犯闕劫奪春川府得軍器上來之計而鼎行
為書果為參涉其書頭以下矣身記之云云安世甲曹敬脩
拿來尹東度所懷鼎行始既捉付四館所朴命球以四館官

負不為嚴守私與酌已登於賊招不可特放請島配上曰
依為之又所懷逆鏡豐壤亭子買取人摘發嚴治其亭舍依
法破瀦依為之九日罪人姜堅逆賊夢協父刑二次處絞罪
人姜夢相李範錫拿來大逆同參罪人夢相刑二次承服處
斬夢相結業春川入籍與魏衍夢協交結謀逆以魏衍為首
將夢協為副將自為三將已為椎牛犒軍約先劫小邑次至
大邑自狼川金化金城轉入北道為計遲晚十日罪人李聖
希尹尚益尹尚浩趙東運李聖源吳百恭拿來罪人耀世不
踰道成改書出朴命球牙山定配罪人吳命奭申涎趙宗恭
李聖龍拿來尹尚益刑一次趙宗恭李聖龍特放傳曰崔守

仁鼎衍試券入場前代寫其雖無狀全孝順既已酌處則書
頭所寫者不無異同既施嚴刑瑞川定配十一日親鞠罪人
洪啓久朴慶應姜德俊拿來金德濟物故大逆不道罪人道
成處斬府啓崔守仁勿配更鞠事不從罪人沈聖泗沈珩拿
來十二日親鞠捕廳罪人白六昌特放罪人趙蔣趙東稷拿
來罪人方啓河柳春長尹鼎立邊斗元黃應河柳明樞拿來
罪人弘濟物故罪人方啓河不踰黃啓河罪人鳳麟四次承
服知情不告唐古介斬傳曰李宗城金聖應並放送罪人趙
文福拿來傳曰黃應河柳春長尹鼎三金斗元吳百恭吳命
奭李聖希明斗鳳麟既以誣引自服放送柳明樞雖出於夢

相之招不甚緊係且供辭亦無疑端放送十三日傳曰沈聖泗鳳麟既以誣引自服而其戶籍中逆黠敢書及第其心無狀巨濟定配沈珩以場中所聞傳於其父不是異事放送趙東星與逆行相親而書籠中所得御製等第其子所為而以其弟誣招其心無狀智島定配趙文福敢以等第御製當施一律而年不過十三臨陂定配有濟柳明斗物故府達趙東星與逆行親密之狀出於來復之招請寢島配而嚴鞠罪人尹勳拿來尹勳一次朴慶應姜德俊洪啓久三次彭命二次傳曰逆鏡至親敢以學長自居逆商應坐者敢以代奴許減此後其復若此當該守令永刊仕籍勿限年島配黠考時應

坐者減闕者令道臣該邑座首為先刑推守令杖聞依律施行御史廉問時此等之類其若著道袍稱儒稱朝士則當該守令當施以護逆十六日罪人李大運趙榮恒李坡呂光學呂善餘李佺拿來李坡二次直招傳曰李坡敢於逆鏡之猶子養育親密及其應坐定配時放恣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有放時至於克鏡子有濟則以其書慰問其中亦不欲中三字語意叵測且令番處分後以耆輝疏下賊追施逆律懷不滿之心與善餘輩恣意酬酌寅濟善餘既以直招渠亦遲晚不待時正刑唐古介斬金天柱物故傳曰罪人佺親問之下肆然罔測不道之言令兵判南門外集示大逆律舉行又傳

曰罪人峻今以逆佞罔測不道之言觀之其根即峻也巫施
逆律不請全臣削黜大司諫金時榮持平李壽勳削出推引
峻之言以數幸私廟為不滿於心也若是大臣傳曰榮恒以
金在魯李天輔秦比不道之言也逆施逆律
逆佞為其子學長留使往來逆佞之家施義之配宣濟刑三
次以謀逆回叅承服西門外凌遲處斬罪人呂善初鄭權沈
克賢李堪拿來十七日親鞠大運以逆峻子刑三次處絞校
理洪名漢所懷洪川人鄭聖麟知逆成為鏡賊從孫而率養
作為師長每科駮來請遠配依啓同日大司諫鄭光忠所懷
鳳輝堂侄前獻納壽垣代馮輝疏平壬間凶悖章奏無不叅
涉請島配依啓又與持平元仁孫所懷嵇縲逆本即增而嵇

縲既施逆律增弟學請絕島安置依啓光忠又啓光縲以逆
帛偽勲書籍與聖述少無異同請允臺請鞠問依啓罪人趙
逆趙永祐拿來元仁孫所懷增與嵇縲一也而頃年持平朴
盛源避辭中稱增以斷斷血忱之語有駭聽聞請永刊三司
之望依啓雷濟結業年三十父堯鏡居京常懷怨國之心與
峻賊謀不軌將舉兵犯闕云云十八日親鞠罪人耀玉彭命
物故罪人沈壽增沈流玉拿來趙倫鄭權三次耀德七次沈
壽增二次呂善餘光學五次罪人宋壽岳沈奎賢拿來十九
日親鞠罪人李世鉉拿來耀德光學鄭權物故傳曰罪人李
世鉉與逆塔六寸而與有翼妹夫權即鄭相親而莫知尺童所

知之為己為人之學除逆節此等不學庸瑣之類不可置之於侍從案為先拔去其案通清官罷職前吏判洪啓禧參判曹命采罷職二十日親鞠罪人致雲呂光過下瑞五拿來罪人尹慤拿來政院啓李宗城放還之路聞名出賊招待命關外傳曰勿待命偕來朴文秀亦勿待命罪人金商楫拿來光忠又啓嶺南人申謙模以鏡之親姪彭命為妹夫於鏡誅之後請令道臣查出其主婚者嚴刑定配依啓二十一日朴文秀入侍事下教傳曰罪人暢奎以逆鏡猶子嚴訊之下乃敢肆氣即令御營沙場臬示傳曰當南門殿坐百官序立南門舉動時傳曰罪人致雲親問之時敢忍復提戍申逆賊罔測

之說鼎行凶書渠以主張自服其他陰悖不道之說不忍諭也以大逆律正法妻等依逆造例舉行戶判李詰輔勿待命致雲自傳曰罪人善餘以逆坡腹心爛熳綢繆綻露無餘世眼証引鉉鷹犬逆輩密與致雲為金蘭令其四子受學名入逆襖商楫與夢協為甥妹瑞五投書帳殿與鼎行一也不待結案並正邦刑二十日鄭光忠所懷致雲凶言即本鏡賊甲辰處分後覆逆承旨玉堂生者姑先絕島園籬安置已故者追奪官職依啓又所懷載啟師緝出於賊招請即發捕嚴鞠依啓李墉刑二次致雲一次宋秀岳二次直招致雲二次承服卞瑞五一次致雲三次正法李世鉉商楫瑞五善餘正刑秀岳唐

古介正法

宋秀岳結案與坡親密以為逆鏡辛丑既非鏡則不能為誠有其功逆鏡族屬廢業可矜矣身參聽

又與呂光學同謀北道則趙東夏應之春川則魏衍夢協蔭相兼應之八月間先犯春川仍為上京之說果為得聞知情

不告二十一日親鞠傳曰李公胤之甲辰八月二十四日環

翠亭一語陰慘叵測渠雖無杖亦一臣子意謂豈有他意不

過狂悖所致戊申維賢之後心竊疑之而關係莫重泯嘿不

忍喻今覽逆賊致雲之供其脉絡相貫絃露公胤其令該府

巫施逆律知情不告罪人秀岳唐古介處斬罪人李宇和拿

米致雲子遵同生弟致恒依戊申逆魁例妻孥唐古介處斬

二十二日親鞠罪人朴師緝拿米獻納俞漢蕭持平元仁孫

請逆恒弟與侄並絕島安置依啓俞漢蕭請前承旨柳綏與

逆往復書札狼藉於志賊文書中請秘遠竄依允二十二日

傳曰致雲依逆逆例舉行事下教而更思之若非霍顯王章

及於婦人其宜審慎自今其妻勿為正法此後受教定式中

刑故此云又曰此後勿論正職雜職其妻及名以兩班者之

妻雖犯殺人而正法勿為檢驗事亦為定式罪人呂光運拿來

壽增物故院達罪人權詹當戊申逆變渠為道臣賊陷清州

而稱以已連終不發兵誅討請追施逆律答煩稟為難二十

三日親鞠罪人趙載敏金光恢拿來二十一日俞漢蕭元仁

孫請光學檢與逆坡謀逆絃露而不服徑斃請追施逆律依

啓二十二日夜李世和吳命佑吳命佐柳鳳星觀拿來李宇

和三次師緝二次承服正刑柳鳳星一次承服墮物故二十

三日謀逆同參罪人鳳星師緝並西門外凌遞處斬師緝結

子恭淳孫火與致雲親密致雷緞拾逆鏡函言又稱鏡夢輝

者及疏下諸賊如賊微之言矣身亦曰誠是大逆不道的實

柳鳳星載葬之子居春川與夢協堅為嫉從與夢協鼎行同

謀不軌鼎行得夢協與其妹夫商橋經營貨報以為軍糧又

惠鼎行欲賊取名邑軍兇稜名則教英稜而欲謀此計鼎行

敗後燒火糊丹恐恟自創之際被捉謀逆同參的實

奎賢物故罪人李命顯拿來子胤二十三日親鞠時持平李

昌任所懷朴文秀措紳聯章既未同參最晚書引大欠誠實

頒教之日軫不來到前後奏章亦極謬戾請屏裔上曰所請

過矣又所懷副學吳遂米頃於請討之時身為玉署之長不

能出已見懲討乃於處分既下之後苟然隨參於陰宰之疏

未跡涉害道請永刊三司之望上曰意雖是矣所請則過施

以黜削又請鄭權徑斃其子翼賊難之甥也請絕島定配依

啓又請校理尹得雨帶館職而隨參他人疏下難免苟且請

罷職依啓甲辰處分覆左相金尚魯啓曰司直尹得載處在

近畿未嘗一言陳章物論在駁請施削黜依啓趙榮國勿待

命二十四日親鞠罪人柳壽垣安福遞安夢周拿來禁府逆

賊公胤子命顯逆賊光學子善俞並依律緣坐處絞啓罪人

慙八次趙楸四次許構李堪兵命祐兵重觀定配沈滢兵俞

佐安福遞安夢周特放二十五日罪人沈鐘拿來呂善亨恭

仁遠竄禮曹忭記成均居齋生以金熙績討逆事捲堂同知

徐宗俊牌招勸入事依下

金熙績戊申後為洋任為疏下天賦生墨既而潛自星削如舊及聖

述為嘉任復生墨其後熙績以此被罰及拿入自稱被罰非墨辭得免至是洋儒等以為熙績本生墨諸賊又其被罰非墨將上疏討之班首安衡等不聽故諸生捲堂云云致雲

妻民遊黑山島為婢二十四日親鞠持平元仁孫所懷逆云致雲時政記草不入於搜探中去逆史牒不可遺漏請更搜依尚白例燒火依啓罪人朴活源朴師幹拿來禁府大逆不道同參罪人壽垣西門外凌遲處斬啓罪人活源以逆賊師緝子緣坐處絞二十五日親鞠戶判李誌輔勿待命右相趙載浩聞去賊之子援引宣仁門外待命勿待命並令人待罪人尹尚益尹尚浩拿來傳曰逆垣之招觀之三十載所知之心

果信矣今日廷臣雖咏三長焉敢辭乎黨心甚而在上者者聽參用則心拂鬱而怨國其中甚者若壽垣輩之為逆也今則其本經露豈敢曰此曰彼而自是乎此後章奏間其挾雜私意而峻者親鞠當施逆律大小臣僚知悉大逆知情不告罪人師縲唐古介處斬罪人金洵拿來罪人沈鐘二次柳壽垣一次承服正刑朴活源一次本律處絞師縲趙載敏二次趙敏六次懲十次李世和二次朴師縲二次知情不告承服尹尚益尚浩各一次金洵一次承服令兵曹鳥示傳曰梟示稽滯兵判罷職洪象洪鳳漢落点訓將金聖應除授罪人李膺祚拿來傳曰渚即致雲師縲不道之說爛慢酬酌箇箇遲

晚水口門外梟示肢解逆律施行大諫鄭光忠持平元仁孫
所懷增家妖書增與學所共見而掩置累日不卽上聞其心
不可測而增旣徑薨海島其情節究得惟在於學請學鞫問
依啓二十六日罪人朴弘僞拿來罪人李宇和物故館負達
曰諸生所懷乙卯十二月一日金熙績以泮任入齋逆賊鳳
輝益寬致雲獻英等八人解墨同月十五日逆述齋會時以
墨痕尚在更解四賊之墨而生墨之論則熙績實倡且輝寬
等罪浮疏下諸賊而熙績挺身解墨則其罪甚於逆述云云
世子答意雖美而不可空館再勸入諸生乃入判府事李
宗城聞姓名為凶賊所引待命勿待又待命於金吾又命勿

待朴文秀亦勿待沈鏞三次承服正刑李膺祚放膺祚尹浩
甥侄浩旣逆死浩消被鞫告膺祚勸已勿赴今番討逆科膺
祚拿入首實命勿問而放之懲十一次趙楸十次尹尚益尚
浩二次壽垣結業父鳳廷祖尚載居京與致雲師緝交結其
所沈滯與致雲無異者專出於調劑之致山訕國家下辱調
劑諸臣陰畜怨國之心多發凶言有加於鏡夢大逆遲晚沈
鏞結業父壽賢矣身以壽垣逆節謂之向國有誠其凶言謂
非大逆護逆的實罪人金正觀拿來二十七日親鞫罪人李
址垣李夏集朴文秀尹光紹拿來罪人尹尚浩尚益各四次
李址垣二次朴文秀尹光紹原情各與金正觀面質金正觀

刑二次直招以誣人自服結案文秀光紹特放文秀命入侍
李夏集一次不服正言鄭光漢上劄賊鐘既以去言非大逆
稱賊垣有精誠且其同歸可樂之說尤見腸肚相連於去賊
請施大逆之律金熙績頃日就捕飾詐幸免而疏下賊生墨
之議既自倡之輝寬諸賊之解墨又是手犯聖述伏法後不
可獨追宜鞠問秘緹妖逆本由於增秘緹既用逆律則增不
可獨免宜亟施逆律上答依施增事不從二十七日大諫尹
東暹請鐘以壽垣同歸為樂請鐘施大逆律上曰所奏誠是
而不允再請又不允持平元仁孫亦請之答以是矣而不允
柳東輝以壽垣子處絞二十八日執義徐命膺所懷罪人朴

文秀之名屢出賊招今日鞫因所引尤為深緊而入侍兩司
宜即請拿而矇然退去請大諫尹東暹前掌令朴起來罷職
不叙依啓兩司金尚翼勿待命逆賊同參誣人惡逆罪人金

正觀西門外凌違處斬

正觀結素父先獻祖弘錫矣身與致
雲師緝壽垣夏集址垣以逆鏡疏謂

義理爛熳酬酢事直招而朴文秀與矣祖同為玉署今已位
高尹光績光紹為連姻又各登而皆不一問以此含憾誣招
而終不自服者必欲其人之八而後
已者也誣人惡逆謀逆同恭違抗二十九日執義徐命膺

元仁孫上劄請命詞臣開局撰述辛壬戌申前後亂逆源流
討逆首末頒示中外上許之乃設局名以闡義理撰脩廳以
大臣金在魯李天輔趙載浩為都提調徐宗俊趙榮國李成
中趙明履鄭暉良南有容為堂上李亮天洪名漢徐命膺李

仁培李寂中宋文載李吉輔洪璘漢洪景海南卷著元仁孫
李星慶自備局以郎廳啓下罪人金光秀拿來刑一次傳曰
金光秀以弘錫之子弘錫以鏡帟為義理與致雲陰慘不道
之說爛熳酬酢之狀綻露於諸賊之招臺臣既以逆律為請
允從而渠亦嚴問之下以逆輝似逆非逆之間綻露逆心至
正邦刑罪人光秀唐古今處斬致雲弟致興刑一次緣坐處
斬尹尚益尚浩六次李址恒四次傳曰趙載敏雖名登致雲
之招其初之招此諸壽垣雖有差等而係莫重之故訊問而
無他端緒今日其招以不能廓然黨心復觀光佑所為終不
自訟漸至于黨峻者陷溺之狀乃覺初非歸於正道之意逆

晚與致雲有憾之狀亦為直招特為忝酌巨濟之配徐命膺
所懷逆賊弘錫本以鏡黨斃死牖下其孫正觀之招以凶疏
為義理賊鏡為非逆請大逆律施行依啓大司諫俞彥民請
尹邃當戊申時緊出賊河之招又與有翼為同研密友請追
施逆律上曰過矣六月一日親鞫姑停罪人尹尚益物故罪
人金熙績罪人即增弟即增回臺請拿來二日親鞫罪人太守拿
來李宗城勿待命傳曰今日金熙績事取考太學日記帳殿
親問物故之徵夏肆然解墨若此之故護逆之徒角勝解墨
當路高位刊名佞籍三水勿限年定配罪人址恒物故傳曰
金熙績以一人而行二事左右解墨至於逆佞三寸解墨覽

其日記盧述云某云云而無舉名傳當載錄者與聖述有異
叅酌南海定配罪人太守下捕廳熙績二次尹尚浩八次學
更招送賊學唐古介處絞二日大諫俞彥民掌令任希教校
理洪名漢所懷送學不軌情節既已發露依法而增之送名
更無可疑請送增追施送律依啓又所懷今番亂送窩窟雖
露根柢未究今日帳殿親問之下送學兄弟締結緝獲粧出
妖書陰蓄不軌之狀已盡昭著况以其納招時舉措觀之其
恃慢凶狠益彰不臣之心至於招中罔測之說與今番凶書
脉絡相貫增死之後渠為諸賊所推戴縱露無餘不可一刻
置之諸巫施律處斬依啓依塚圻例舉行三日謝恩判府事

李宗城罪人尹光績拿來罪人尚浩物故四日親鞠罪人尹
意拿來兩司請送坦孛籍依允傳曰罪人尹光績供辭庚午
式年覺而去其偽勲之贈族譜試券皆已不書諸式年瞭然
雖自以為不察不可不嚴處 前配所押付全羅監司趙雲
達勿待命尹意二次尹光績更招後仍配巨濟柁棘李五和
三次傳曰加刑本府為之親鞠姑罷大諫俞彥民執義徐命
膺所懷光績供辭中三式年仍書偽勲皆出於其族人之脅
書不自照檢云者全不成說請訊問得案上曰聖述則推諉
其父此則不然既無贓物有何訊問彥民曰人家戶籍重大
豈有三式年一不點檢之理乎設如渠言庚午後覽得釐正

其三武年仍書之罪豈可數次刑訊而還配乎命膺曰最初
誤書真有驚心痛骨之意則伊後必加審慎今乃歸之於粗
率不察終涉寃遁不可不嚴訊得情不但數次而止 上曰
是矣其族譜皮封之不書足為明證更無可問矣命膺啓司
饗奉事尹衡詰以送之坡婚揚揚出入關中請為先汰去依
允判義禁申晚啓曰雖第有出緇者依定式一體緣坐律施
行依啓五日尹意四次李女和五次罪人燻燿各就其配所
端川洪原處絞事都事出去聖祐有與西人同觀罪人女和
物故八日罪人尹意物故無存掌令任希教劄曰設廳纂輯
案出於正倫綱明義理之聖意而治送之道必盡鋤除其根

打破其宗義理可以大聞向日臣等聯名之劄即三月諸備
陳亂送之本矣究厥罪犯與耆輝一串貫來而分而異之有
所差等臣恐纂輯之際源頭未劈無以責編摩之詳伏願聖
降處分明曉一世上答曰陳于元良十日司諫沈坡書曰光
佐本以陰勢之性久專窩主之柄身經戊申之變小無懲創
之意不耐黨心讎視公議種下種子馴致雲籠追原其本案
為禍首請與耆輝並施送律奉億杖謀簿勘未免太寬請依
錫恒例並施追奪答意雖美難稟持平徐有良書曰前承旨
尹光紹賦性佞巧持心愼邪對人談性命之學居鄉有盜跖
之行名入私鑄之獄以光續為元而一任偽贈以送鐘為友

相與引重東萊府使林象元平生枝節不出偏黨向來送中
義理之奏苟究其心萬萬巨測况雲賊所換齋記自官鑄板
將揭可知平日慕好之不泛請並極邊遠竄荅兩人事過矣
林象元則大朝其後復除館職宜不追提齋記刻在致雲依
法之前不宜如是十月上命任希教避嫌曰光紹浮薄佞仍
能於欺飾况宗田集取至親離絕錢獄交涉疑訝沸騰其他
種種無狀不可彈論獻納南鶴宗上書請光恒億送律又曰
沈墩妄加差別請遠竄去子不許上下教以酸論而不從之
叶二掌令李基德上書請三賊送律沈墩削黜鶴宗亦未免
過中請遞差許之

巨濟諸賊事

乙亥七月九日

罪人李巨源李運和子巨源和子拿來親鞫刑一次李運和刑一次
緣坐處絞傳曰罪人巨源以製送席教書之人敢陳請討送
鏡之人比之子光送賊致雲南門末招亦以同一心腸自服
今日親問乃敢忍杖不服令兵判水口門外梟示送舉行罪
人李澍李洞拿來傳曰罪人李澍與尹鳳煥持秘記爛熳陰
謀之狀承服以送律舉行凌違處斬十日罪人金正履拿來
因尹鳳煥刑問一次大送不道承服正刑十二日金正履刑
問二次承服凌違處斬靈城君朴文秀勿待命事下教李洞
刑問四次緣坐律舉行金延壽因傳教黑山島定配二十二

日罪人李明祚自珍島既罪人丁相塵宋又載拿來自親鞫
李明祚刑問二次承服結案宋又載李明祚面質宋又載因
傳教放明祚當日小西門外凌遲處斬罪人明祚年四十二
緝相親致雲年前未訪矣身以為渠為人不下於人而不遇
時節不得做官時節者即時違之謂而即今朝廷奸任多而
君子以云者與道志掛書中奸臣滿朝之語一事貫來矣身
與先話連密親家與之同謀先話使矣身為內應致雲先話
常時有侵逼國家之說與之爛熳則醉宋又載事渠與矣身
地魄而渠則登揚矣身沉滯故嫉之今畜逆獄時又載以臺
官多教懲討之隆矣身亦以其計至於被鞫故左疾之乃以
致雲寺惡時語稱以聞於文載愠憾誣告謀逆同奉的集
持平鄭昌聖正言李尚允所懷及第宋瑜敢於戊申後肆然
取妻於送坦之家請極遠定配上曰依為之但瑜之取妻罪
在家長一體舉行二十四日傳曰頃者赫初之招送志以普

昱為內應今番正履之招明祚以為志當舉兵渠當內應云
矣今日明祚承款之招若合符節明祚正法後傳首羅州官
門三日使羅州人咸知傳曰定配罪人李載夏與送賊先話
親密之狀既已納招雖不鞫問嚴刑三次後西水羅邊配八
月二十四日傳曰罪人在敬本律加一等江邊正法事分付
在敬即明祚之子明祚死日即亡
命區於榮州官故家捕得誅死
儒生獄事乙亥六月
六月十五日嶺南儒生姜維等上書請光佐奏億錫恒孛戮
事東宮不從十九日嶺儒李允復等上書申前請且論宗城
文秀曰以光佐為師表而至被削黜者冒擬廊廟之上不察

頌教奏語謬戾至叢於臺章而被拿於訊庭者偃息京華此等之弊專由於魁凶之未正法也世子又不許於是宗城出城外初嶺儒並論李祐輔因其黨恐劫之而止之七月二日罪人俞善中金廷壽拿來親鞫廷壽刑十度善中放廷壽本全州通引俞舊相識廷壽未言於俞告以全州有殊常賊俞乃告聞於捕將鄭績述遂設鞫俞特放九日京外儒生張震煜上書討光億恒兼請宗城文秀之罪湖西生朴漢蕭亦上書於是宗城八待命金吾上教以姜維書語用暗昧等四字親鞫其書謂錫恒鞫任獄時請罪因語犯東官者勿書啟歸之於暗昧難明之科領府事金在魯上劄諫之且曰此四者本向來三司合啓中語鄉儒引用無

恠也於是姜維刑一次鍾城定配製疏人中敬日刑二次大靜定配許漢刑一次機張定配京外儒生上書者亦定配遠地金在魯罷職又命此後有更提此等句語於章奏者勿論大小官當施逆律令政院知悉於是館儒等捲堂請同被罪罰

朴弘雋事 乙亥六月

執義朴弘雋上書曰討逆有本朝廷處置得宜是已所謂得宜事事合宜之謂也又曰邸下每以諸臣書請多以仰票之難為批而諸臣論事觀其事之是非可否而奉票即行務積誠自此等節目而始焉至於日用侍奉之節無處而非至誠則兩宮之間誠意流通合為一體將見事事合宜上天悅

豫又曰均廳結錢之加捧民之愁怨始起安知無禍萌潛伏於中耶宜亟蠲減其錢也傳曰今覽朴弘雋上書句語與燕衍匿名書隱然相符末稍結役事此與燕衍語意符合設鞠舉行傳曰弘雋上書中二句語隱然符合於燕衍同測不道之語而渠終始不服以亂言犯上自服宜施一律而觀其為人特為減等巨濟島配朴弘雋刑二次出獄大諫尹東暹請弘雋既以犯上遞晚請梏棘從之行至泗川卒

戊寅六月
給驛叔用

掌令安復駿上書李景祚改名事

人心陷溺骨肉之間多有傷倫敗俗之事如韓光協之弟妹為賊徵子婦者當其為婢發配之日求見老母踵門告訣而

光協推背駟出閉門牢拒至使終夜蹄哭而去此與李日躋之甥討舅俱係世變並閔倫紀而日躋則已施削版之律韓光協亦宜一體勘罪以勵末俗答依施之李景祚上書曰伏以逆變層出人情同憤而逆賊明祚不幸出於臣之同宗臣與此賊雖親屬遠在袒免之外而行列名字既與相同凡為一門同行之列者憤疾羞痛有倍恒人其在滅親之義今當並改祚字易以祐字臣景祚改以景祐茲敢短章陳聞伏乞睿慈特令該曹照例答該曹照例九日傳曰近來改名其涉紛紜以行列更之者以音同更之者此後勿為許施事分付

儲慶宮尊崇事

乙亥六月二日

傳曰當日松峴宮舉動傳曰人子於進崇承統為二乎仁嬪
祠宇既奉安于松峴宮蓋自增家移奉宮園定踈定謚一節即為舉
行順康園上謚封園都監都提調左議政金尚魯落點提調
三洪鳳漢李堯輔李誥輔即廳七俞漢蕭金相直趙景觀李
景玉李憲鎮洪應辰鄭象仁傳曰上謚後頒教陳賀設科待
秋春塘全庭試舉行宮踈儲慶園踈順康謚踈敬惠落點又
臨陽君歸本宗事下放增之二十一日大雨駕詣松峴儲慶
宮留宿行上謚祭東宮隨詣即回嬪宮亦廟見明日還過毓
祥宮夜還是日又終日大雨禮房承旨李昌壽加資癸酉淑
嬪上謚時禮房洪益三亦延為加資又明日御明政殿頒教

赦甄學趙明履製進頌教文其上謚竹丹文俞相拓基初差
製述官以病上疏不作李相天輔代作俞相以病不從駕松
峴不入入恭賀班也

酒禁事

乙亥九月十一日

傳曰昔夏禹氏雖踈儀狄不去其酒故雖有酣酒嗜飲之戒
夏末有桀噫伐性之斧戕身之物前轍昭昭京外耗穀闕閤
殺人俱有於此酒獎知之熟矣豈不欲禁太常用玄酒之前
誠難禁也予於幼時不能接杯巨釗之後方寸難耐承儲之
後心不自定始果知味至於夜屋無事之時視若楚越况紅
露心常惡之者而試者內酒房尾子尾若菸黑烏鵲亦不坐

噫土瓦猶然軟膚其將若何百甬量之忽得良策乃醴酒也
祛肯酒而用醴酒誠若祛絞緞之意先將此意告于太廟意
亦深矣自歲初上自王公下至匹庶祭祀燕禮只用醴酒禁
其旨酒紅露白露一切酒酤巧名者並無嚴禁犯者重繩此
後若有使酒者勿治其人重治釀酒者內酒房內濱寺東朝
所封者勿論四時俱以醴酒進獻大殿以下勿論日次名日
物膳自告廟日後一並勿封宣醴酒及歲首入直軍犒饋酒
試才酒仍其時分付以醴酒封進犒軍農民異於此犒軍禁
清酒之釀用濁酒農人麥酒濁酒並勿禁以此繪音載於御
製編次九月十五日傳曰酒禁之後筵臣亦禁濁酒為請而

不許矣更以思之鄉村濁酒即京中旨酒也而既已上告下
禁之後令空一也今日下詢大臣之意亦同勿論京外軍門
祭饗犒饋農酒並許醴酒而麥酒濁酒自歲初一體嚴禁傳
曰禮云酒一宿曰醴太常之酒不必先釀此後京外享祀一
依祭物例典祀官先詣於典祀廳精釀以用事分付十一月
執義李敏坤上書曰酒之用於享祀肇自三代詩書所載可
攷而知也蓋神道之歛假以氣臭氣臭之芳潔無過於酒此
之蕭艾毛血之腥酒為較重精微之義達於神明然則祭而
無酒雖牲幣俱陳籩豆交錯顧何異於不祭也酒戒之嚴無
過於酒誥一篇然而首章則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維

元祀其不可以一時之禁而遽廢宗廟之薦享者亦明矣今
我聖明欲嚴禁酒之令並廢大饗之用惜乎承弼之臣惟急
於將順其美而所重則不暇念以至遽告陟降卒成遂事此
羣下之罪也聖王作法酌斟損益萬世無弊是以致嚴於酒
戒莫過於文武周公而及其享祀則五齊三酒八樽為式苟
其可廢則文武已廢矣今為文武所不行之禮而謂之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臣未之聞也臣固知告廟用醴事體
已重隨即度更殊涉瀆熟然而瀆熟之過輕而因謬之失大
不可拘於一時之小節而終誤莫重之大禮也伏願邸下仰
稟大朝更告大廟以復列朝之舊例而至於京外民間之禁

酒則當下申嚴以防浮靡以絕奸弊

纂修廳事

乙亥九日

既設廳後諸堂會議領府事金在魯先作都序追原本根自
肅廟戊辰甲戌而始備言南九萬柳尚運等容護希載駟致
老少岐貳之事仍及丙申處分後少論失志怨國興亂之由
又言景廟有疾定策鏡輝謀逆之本諸堂皆以為善而將從
之知事元景夏自外唱言以為不可如是深論又言不可言
景廟疾患事於是南有容輩皆不入與議洪啓禧以加差堂
上赴廳與元議不合既而啓禧連赴會獨任其事右議政趙
載浩請對入侍請專委景夏為之遂命景夏加差堂上景夏

與在魯人侍盛言在魯原草不可用在魯於上前爭以為不
用原草則臣不可復與此事景夏又言啓禧於此錄多有所
添入且曰南有容稱疾不進李成中趙榮國鄭暉良似有護
逆之嫌不為可否事宜能成乎於是啓禧惧而上書自陳以
為重臣謂臣多所添入以致一世之震惶而臣實無所擅添
其有增損處則皆與諸堂相議為之且在魯所撰首段因景
夏所奏不得用在魯以不得復書之意稟于大朝則臣亦不
可獨當也上命還給之既而命注書柳慙以此乃偏論之故
將移累於先朝汝宜先上疏明其自今不為偏論之意又以
此曉諭於老論也仍連下嚴教諸臣皆上疏自下當夜倉卒

間有不知而冒錄者

諸臣書見下

二十一日領府事金在魯知事

洪啓禧待命禁府命勿待命傳曰昨已下教巫寢設廳依下
教停纂緝政院啓曰領相李天輔入侍時伏承不忍聞之故
胥命金吾納命召知道領府事金上疏席藁陳章入啓不進
水刺藥院請入診不許領府金上疏傳曰幾十年白首之下
聞今日下教為老論之領袖耶此疏還給傳曰曉頭告于真
殿有大慶分矣百官會于弘化門外藥房又請診傳曰不勝
於老論將設廳矣藥房又請診老論設廳如聾卿等欲為設
廳而留耶退去傳曰觀今光景只知領袖不知君父六十暮
境太阿在手政院知悉領相李待命勿待命領府金領相李

自金吾轉進闕下待命勿待命領府金上疏敢效古人獄中
上書之例滄江更進臣自少官不為黨論舉世所知今上以
臣之故並却樂診將有非常之舉請霽聖怒亟正臣罪謝息
禮曹叅議李存中傳曰黨人輩徒知黨習不知君父久矣今
日北面臣子聞此下放在京在外大官則俞拓基李宗城佯若不知
欲為領袖乎以予為君乎觀今國勢近於宋時陳橋也不可
一時差遲早早待令觀其國勢雖扈衛可也以東營入直軍
明日弘化門外扈衛事分付二十二日頒教時元良當叅以
此分付既已告後將有處分但此則大學誠意關頭謂人俾
皆知之俞判事拓基入來待命勿待命入侍

諸臣上書

吏判申晚司直洪象漢知事洪啓禧兵判洪鳳漢禮判李鼎
輔叅贊徐宗伋刑判李瑋司直申思建監司李益輔兵叅李
命坤司直南有容黃景源左尹韓益暮右尹金善行大成俞
最基戶叅申晦吏議朴相德司直李得臣金致仁俞彥民沈鏞
洪宗海府使閔百昌前監司金陽澤府使李衡萬等上疏曰
伏以臣等即伏聞今日進中聖教絕嚴有非臣子所敢承聞
者臣等聚首震剝求死不得也噫黨論之禍人家國自古而
然為人臣子所當痛惡者而况我殿下三十年苦心只在於
祛黨前後聖訓有如日星苟有一分秉彜之天者孰敢不自

相淬礪精白一心仰贊我殿下達極之治乎臣等事君無狀
言行無素忱誠未孚從前貽悞於淵衷非止一再此莫非臣
等之罪也今聞嚴教而猶存一毫黨心則是上負殿下下負
其先也臣等亦豈忍為此哉茲敢相率齎顛於宸嚴之下伏
乞聖慈俯諒臣等之言實出肝膈亟寢雷威以慰舉國臣民
懇迫罔措之情幸甚荅曰覽卿等之章嘉卿等之心既已上
告莊于史室卿等將此心事我司直柳復明江留鄭亨復司
直權焮前大諫洪益三前府使趙暉禮議李存中前掌令朴
起采司果黃仁儉文學洪準海兵正徐尙天圻都洪景海殷
山縣監洪獬漢司直李 前持平趙暉前修撰李最中金

時默鄭存謙前持平元仁孫前正言李敬玉前說書徐迥修
李商芝李海重前待教李興宗等疏曰伏以臣等伏聞蓬中
聖教截嚴有非臣子所敢承聞者臣等相顧震揚覓死無地
噫偏黨二字實為當今之痼弊聖上之必欲祛之者寔出三
十年苦心臣等俱以世祿之裔忝在朝紳之列苟不思對揚
之道而敢萌偏私之念則是乃上以欺君父下以負其先也
臣等豈忍為此哉相率陳章亟收非常之教以負臣民之望
荅曰噫其中雖有覺之晚者今春已諭此政中庸所謂及其
成功則一也其宜勗哉司直朴道源前察訪李尙植前正郎
朴相冕等伏聞蓬教至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臣等不勝驚

惶震慄之至臣等俱以愚迷不能導揚聖意雖使至尊憂勤於上而朝象憤裂於下此莫非臣等之罪也噫溷明比惡乃家國必亡之端人臣莫大之罪臣等雖無狀初未嘗萌之於心况今聖教之下尤何敢有一分偏私之意哉相率齎顙悉暴肝膈之悃俯察淑誠亟收非常之教焉知事元景夏疏曰黨論之裕必亡國家臣之素無黨心聖明所俯燭而謬廢明時未能仰贊殿下三十年苦心皇極之治臣尤死罪也荅曰事既順心進膳命換御其安意前參判朴弼均前縣監李敏坤及第朴取源等疏曰臣等亦有秉彜之性豈忍懷黨私之意以負我殿下三十年苦心哉荅曰卿等之章予庸嘉之尤

宜晶哉注書柳慙洪趾海檢閱金和澤等疏曰黨論之禍人家國古今皆然况今乾斷廓然亂逆誅戮國賊今已盡討國逆今已底平為今日臣子者除非亂逆豈敢以偏黨二字有一毫留着膏中上以負聖上勉責之聖意下以負祖先忠貞之餘風以自犯於不測之罪耶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臣等當精白一心益勉公平為報荅聖恩之萬一也荅曰爾以簪筆之臣聽造教而首陳章予庸嘉焉其尤晶焉吏正朴正源戶正李煒兵正金養心前持平趙重明前校理朴盛源等疏曰黨論乃病國之根世道之憂當如何哉臣等以世祿之裔平日言議未嘗不以此相戒况今聖教之下何敢以此萌於心

發諸口哉荅曰爾等其果依予飭豈有今事亦豈有小農然
及其成功一也其尤勗焉輔德任師夏疏曰臣性質平緩未
嘗參涉於黨論聖赦之下豈敢不更加惕然思所以體行乎
荅曰既在直中知何晚也然同歸成功宜尤勗哉掌令安復
駿疏曰黨禍必亡國今日北面者孰敢不洗濯舊習以承聖
意哉司諫鄭漢奎持平李德海上疏荅曰初何不革心今何
張皇此章留矣特息壤神自在旁尤為勉焉刑曹參議李光
運司直趙恭彥奉常正宋時涵上疏荅曰自責前非同歸于
正予用尚焉金櫃在傍尤宜勗哉司直尹得和上疏荅曰使
卿久矣豈疑卿心過於黨然加勉焉同副俞漢蕭等疏荅曰

初入喉院陳章自訟予庸嘉之判府事李宗城上疏荅曰白
首暮年挽止風浪漸蒲却食事今順了卿須安心善攝領府
事金在魯上疏荅曰予自少以祛黨為己任卿之心予知熟
矣其以無偏無黨自居無乃思偏乎今日之事卿之初料雖
過矣因此而遂我幾年之苦心可謂大有功於除黨矣奚徒
功過相準成功勝於過矣事已順了此亦彼蒼玉成于今君
相之意復命纂緝都提舉宜卽監董焉領議政李天輔上疏
金相奭司直洪鳳祚亦上書傳曰今春予諭亦歸正其何紛
紜此後此等之章勿捧使各益勉焉是日二十御明政殿頒
教略曰御製今年亂逆俾覺一邇之溺夢今菑葛藤並覺一

邊之昏夢一歲春秋相繼覺悟從此以後吾國庶幾而關係
莫重人事難測故上告真殿其奏若曰纂緝訖訖黃耇大臣
諡在不脫細字倚任重臣諡啓不耐蘊蓄提及昔年語逼莫
重究厥其由莫非臣罪庚申處分後真殿門外大覺悟者尹
陽來吳瑗二人更無他人頃年真殿門外聞慈聖下教而山
呼者其後復盡為黨習以此觀之實不可信也目今以後若
不滌心革面是暗鑄獠亮之類也大臣以下有如此者以獠
紀雲鏹處之小臣豈敢欺陟降乎丁酉以後故例頓無自今
以後獨尋其黨而結昏者是不知其君者今日頒布後各尋
其黨而為昏者一體痛禁其乃祖乃父頃時陳章今日陳章

並莊諸史閣以垂于後今日告由坐月全後不為陳章者大
官重臣分輕重嚴處况武臣此後如此者當於沙場用軍律
此皆奏語也從今布告之後其若更提往事者勿論鉅細當
以逆律治之意今番正法者追律應坐者外不干於律人亦
善也而或以謂此某人之至親某人之姻婚某人之故舊某
人之門生亦以此枳碍亦以此構軋此當以誣人律處之咸
宜知悉莫犯邦憲傳曰今春李判事宗城先以處分尹得載亦
已處分今日頒教前不為陳章大臣施以削黜之律重臣宰
臣削職堂上以下罷職不叙受由及奉命在外並分揀現告
大臣俞拓基重臣申思詰宰相魚有龍朴致遠堂上金應福

府達事

乙亥十月十二日

府達掌令朴致隆罪人東星與燕衍親密如兄弟之說出於來復之招嚴訊不服而斃請施孥籍之律洪命源之生出鞠門雖緣其時治獄之緩而其子晟之廢錮宜矣至有調用之命請寢其俞牙山縣監俞彥宗以儒家之子全昧治邑請罷職金海府使柳顯章屢典郡邑全乏廉聲請改差全州牧使李垓貪饗不法剝民善事人所同唾遭彈見摺又遷都護荒歲民命不可委之於貪猾之吏請永刊仕版答第一二件事不從第三件風聞不可盡信拿問處之第四五件過矣朴避嫌

諸館職去就事

乙亥十月十六日

初趙榮順論李天輔書末曰瀛選至重而相門私客聯武而並進數臣之摺擬只出於一時言事今乃摺之將使無模稜風節也謂最末摺仕於是諸館職皆不行公明年夏乙亥四月二十八日舍刑曹發緘問於榮順海南謫所榮順對曰相門私客者當初圈錄多奉公撰甚至於李儁徽宋文載沈鏡沈鋪鄭光震沈墩金時默或有疵累或無資望此非相門私好願何必苟充於公議之外乎於是鄭光忠以承旨引嫌徑出 上教以榮順挾雜之言仍除大諫光忠卽出謝傳曰緘辭中甚至於三字意在漫漶一錄其心叵測榮順加栴棘削名搢紳崇永廼其身然諸人猶不出仕而鄭存謙為館職辭書曰館錄時

有一館官以臣為無文不直而不許薦黜可見公議之嚴不可冒進是歲十月上累下嚴旨促諸王堂或禁推尋出露坐真殿開金帛門令促入謝於是鄭尚淳南恭李錫祥先入謝會李最中洪準海趙曦等伏帟門外待命又下嚴赦三人遂入謝行公趙榮順仍放釋後升擬應赦等職皆未蒙黜其緘辭所引人皆不敢出上亦不督出也

逆仰鞠事

乙亥七月中鄭聲良家有投書之妾捕廳偵捕十月二十三日始捕得親鞠罪人朴世儉李械李元夏鄭瑛世儉刑二次械一次不服李械故南人判書漢淑孫元夏即械之子世儉政院退隸為械之婢夫鄭瑛即熙普之侄二

十四日親鞠罪人權邵承旨抗之子鄭桂熙普前承李萬

育前持鄭道三拿來元夏及邵公刑一次桂二次二十五日

親鞠權邵李械各二次鄭道三放送二十六日親鞠罪人權

抗邵之權宏抗之鄭根周韓達成申思範鎮之子黃最彥前

尹學東正烈朴相祿子權熯洪穰拿來南恭會恭齊恭

著勿待命李存中李寂中亦勿待命二十七日親鞠鄭超周

移送秋曹大逆不道罪人械世儉邵西小門外並凌遲處斬

達成刑一次放權抗一次元夏二次械五次桂三次申思範尹

正烈朴相祿權熯黃最彥放傳曰逆賊械以怨國之人與逆

邵及其子元夏陰疏因測不道之說使世儉投書之狀既已

承款元夏亦為直招而陰譎吞吐忍杖不服逆邵一體正法以逆律舉行傳曰罪人世儉以逆械乳弟聽邵械之指揮投匿名之狀非但渠直招邵與元夏亦箇箇納供此等世道公麼之徒放恣云云以逆律門外正法邵結案父抗祖宏並生存家世不下於自中諸人而諸人則先矣父登揚矣父猶不允沉滯以此怨國且以學製見屈事尤為含憾於蔡濟恭故與妻父李械械子元夏同為函書而矣身及械製之元夏書之專出於欲謀亂朝廷之計以至犯上不道身與魏衍相知渠之所納文書亦嘗參見南別營樓上云云一段尚今記得故今番函書中書以未卒之語書中有九老云云之說列書

朝臣下書謹卷二字書凡四層而初書則於七月二十八日晚頭妻甥着青衣稱以別陪自投之再書械使世儉投之矣身窮凶情節俱載於自製函書中今已綻露無餘大逆不道的實當日西門外凌遲罪人元夏當日唐古介絞罪人李賢俊拿來知事申思詰勿待命傳曰罪人申思範洪襍朴相祿尹昌烈權煒黃最彥逆邵既已自服並放傳曰李萬育以侍從之臣其敢欺隱今日強為直招而此世含憾崎屹欲逞其愠忼則今已犯逆而欺君不直之律渠焉可免乎海南勿限年定配李賢俊項者史官已知其人今日帳殿聞其辭達王者用人不過勸懲即為調用吏曹口傳除司僕主簿傳曰逆

邵之招聞知受邵之囑循私儒罰已涉無據而又聞題目其
輕薄浮悖之士習不可不懲當該齋任並十年停舉謂受賂用情令商賈罰被抄人三十人或日以木綿多力謂納綿於蔡而得之也商賈即其時齋任而左論黃中之子也權抗三次鄭道三康津定配
權宏大靜為奴鄭瑛放送權抗以邵之父唐古介處絞獻納
韓師直持平柳脩所懷邵之逆節抗無不知之理且邵招中
陰慘不道之心渠以家庭之訓自服抗不可以緣坐本律施
行請嚴訊正法上曰依允傳曰罪人鄭熙普曾經近密之臣
不能謹慎逆邵挾邪之言至於耳其子桂雖酌處與邵械不
無稠繆之跡熙普三陟定配傳曰罪人鄭桂為人儼伺不無

泰酌之道弒死鍾城定配

大妃尊號事乙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傳曰慈聖母臨五記寶篋將至七旬昔年慈懿大王大妃殿
以周甲之慶不待羣下之請特命進號周甲猶然况七旬之
慶乎時原任大臣政府西壁館閣堂上六曹堂上即為命招
明政殿庭議號以入弘學鄭暉良藝學徐宗似大臣李天輔金尚魯原任李宗城著入來左右參贊徐命彬洪象漢大曹長官皆入夜深議入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隆化十二月初
四日傳曰今年之後尤有顯揚之心體昔年小心之意受奉
慈教而為今泯默慈聖今日又放曰至于今日即昔日之樹
德恒日謹慎尚今歎服遵頃日之放然後受號心乃喜為教

慈德攸暨不覺涕沾承慈教而加上是奚異於受爵時原任
大臣及館閣堂上政府西壁六曹參判以上即為命招以明
政殿月廊議上謚號和敬淑嬪加傳曰往者雖問于大臣金
魯相在定之先慈親三字古今典禮之所無自其時至于今心
常不然於讀祝時每自歎然今加上謚時竹丹宜先厘正取
覽故相南宮錄其時下赦中則昌嬪儲慶官皆稱先妣此固
遵行者而周禮春官已為攸稱今番竹丹文及凡祝文皆以
先妣書之儲慶宮當為不祧之位亦依周禮此後祝文一體
書先妣之事令儀曹舉行初疏詳官題主及祝文稱私親及
在魯李天輔議以先慈親定行文元景夏獨非之以為當直稱
先妣引月沙南宮錄及周禮之文以證之嘗於上前微發之

上不之省至是特命景夏入侍問之景夏乃感稱前說上乃
命納南宮錄周禮而許從之左相金尚魯言此文似與今事
不同上曰今宜知禮文但據周禮為可或曰周禮所稱先妣
即姜姬乃帝嚳元妣與此不同景夏乃言簡狄為元妣姜姬
即次妣正與此合初五日傳曰噫三十年苦心今日乃遂昭
鑑既領滋朋洗滌而吁嗟已故相臣不與于今予甚愴焉故
洪領相檄李左相堦趙左相命文宋左相寅明趙領敦寧顯金
判府事魯鄭判府事良家遣承旨致祭以表竭忠贖予之誠
李奉朝賀始粵自銅闈惓惓其忠廟見之請建儲之議其誠
可知一體致祭八相子孫中即為錄用此外又有朴師洪鄭
命以賞蕩十二月十七日御筆題下金領府事在魯二十年
平之功台閣十年元輔今日之功卿何遺焉故相頌年同志二字其

時造奏尚今在耳左右同贊與予見效君相白首可謂罕聞
五十六字表卿之忠此以其生存故書此以代祭文是月六日領相李天輔
等會賓廳陳啓引祛黨討逆等事頌上功德請上尊跽累啓
不從後數日大妃殿下教于上敷勉之上乃下庭立雪久乃
承命丙子正月一日上詣仁政殿率百官上跽東朝訖因詣
宗廟展謁告由轉詣毓祥宮加上謚跽又臨故宮勤政殿受
尊跽夜三更還宮後百官又詣仁政殿上中宮尊跽是夜大
雪初三日御明政殿頒赦教文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傳曰
禮房承旨先為入侍于宣政殿今日入侍時傳曰上謚封園
之後體重於前日儲慶宮毓祥宮外親其令該曹贈左贊成

於儲慶宮以李夫人考妣政官牌抬開政贈職後遣禮官致

祭是時上跽體天建
極聖切神化八字

四相復祠事乙亥十二
月十四日

大臣均堂入侍時左議政金尚魯所啓四臣以先朝顧命大
臣同時為國家死今當闡義之日不可不別樣褒揚旌其閭
以表之復其祠以祀之上曰以建儲代理由我而死豈不愴
然立祠旌閭分數過矣知事李成中曰闡義理之後事體自
別不可無廢獎之道矣兵曹判書洪鳳漢曰建祠勝於旌閭先
為復祠徐觀旌閭亦好矣上曰然則依復謚立祠可也金曰
當初建祠自有前例令該曹考例舉行何如上曰依為之明

年春復建祠於路梁江上至秋乃成仍舊 賜額曰四忠

禁髻事

丙子正月
十二日

傳曰禁緞禁酒誠可為也至於髻則曾聞昔年無加髻之事
不過數十年間婦女取便加髻本髮則不便晝夜故以本髮
而髻者又作一髻晝則加之夜則高掛以此之故任其侈大
一人侈大百人效習若若不飭豈禁侈之意哉令不行於婦
人政能行於國乎從今以後勿論士庶切禁加髻令下之後
其若不遵卿士大夫何顏見予乎

宮園祝掃改定事

二月六日因元景夏所請遂定私廟稱諱事傳曰大五陵稱
孝子嗣王王后陵稱孝子國王又山川祭文皆稱敬昭告于

毓祥宮祝文曰敬祭山川所稱者諱之亦涉不然今後則陵廟祝稱孝子宮園祝只稱一子字於國主之上儲慶宮順康園則稱曾孫此後於稱孫之時亦遵此舉行謂毓祥宮之時是日景夏又請云

正言李彥衡金相度事 丙子正月

彥衡上書曰國子長責任甚重願今親臨視學先正躋享俱是稀有之盛舉則尤當另擇以聳觀瞻而如金漢喆之素乏聲望者猥列師儒之任已多濫茅之譏况其平生直是庸陋夙附蠅營冒玷宰列頃茲北闕厚招醜謗此時此任尤駭物情亟令改正以重官方喉院六房之分填例皆出於聖裁每

當通易輒書單子以俟處分者蓋以造化在上下不敢干焉故也向者元朝慶禮時承宣房單之入啓也吏禮兩房自下直為書填事之無嚴一何至此都承旨具彥之受賞不係於吏房與否至於禮房敢希恩典惟恐或換用意周旋倒次填房跡涉縱姿事極謬妄傳說該憤有闕後弊此而置之何以勵廉恥嚴法例乎伊時禮房承旨李得宗亟施削板之典使之知悞都承旨身為一院之長不審之失亦不可無警責也今番老職陞資人不問其人之如何盡數輪付以致紊亂况其中瑕累之不拘地處之甚卑不為區別另飭擇擬為宜云云

上台見彥衡問金漢詰虱附何人對以到處皆然又問北闕
事對以都試時福禕受賂舉子御史徐命膺捉治其禕削科
又問息資事對以朴徵賓鏡黨也尹東輅光纘之父書偽贈
於戶籍者亦與拜職不當 上乃謂漢詰庭試壯元無可枳
而李得宗事則乃中官誤傳也朴尹事追提往事有禁則今
不可復提也遂命彥衡免為庶人喬桐定配正言金相度上
書二月十日晏嬰崇儉而齊國裕蔡京窮奢而宋室傾今世奢
濫成俗貪瀆盈朝才到卿宰昔之蓬華者豐屋連雲一經守
令昔之藜藿者華饌堆案許多之財培克於藩閫守令輻湊
於要路權門朝貴則受賂捧價圖屬差遣外任則上而善事

下而肥已表裏相須彼此分利治民之策非用節儉不可其
侈濫不法者嚴飭以禁貪濁無狀者痛繩重治其進擢廉吏
之規內而百僚雖不能盡擇大官要職必慎其人方伯閫帥
必得其人仰稟大朝而施行焉例卷十七 傳曰金相度之
章大官要路四字意甚叵測一章意思即徃時之言而嶺海
等句指我也雖用此句渠若有一分心腸其曰徃者黨習日
甚互相疑阻無黨焉而有黨焉投之嶺海渠自取也奢風貪
風雖云時弊其間句語若見其心晏嬰蔡京意甚不美朝貴
等說亦有限意思予雖羞宣入於渠之譎中渠叔和澤與
承宣及柳慙先章自訟而必也導之陳章甘心欲黨金相度

大靜縣免為庶人即今赴海又傳曰和澤既陳章自訟而不能勅于猶子檢閱金和澤罷職不叙又傳曰相度彥衡為守令者或饋問邑民若稱以士夫則守令禁錮終身其民嚴刑為奴以此申飭又傳曰金李既為庶人拔之官案付鐵青襟錄分付道臣道袍直領並申飭謂不得十九日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劄救金相度上下放數百言槩以彥衡相度敢於口告真殿頒放百官之後復肆黨習領左相為營救之計並削職初相度彥衡之得罪皆因領左相聞奏於上而發及又却救之遂削其官後未幾並拜相如故三月三日命拜相校理洪景海前此陳書微救李彥衡命削黜其父判尹啓禧亦坐貶鏡城府使吏判申晚

以相度書上書引嫌而但以圖屬一句為嫌而不言受賂俸價等說蓋惡以自嫌也既數日出而行公尋入都政 上親命崔宗岳者為陵官崔即鎮海之子 上外親也晚承命擬徽陵參奉得除明日崔出謝恩三月十二日都政

徙祀事

兩宋徙祀疏請四十餘年中間又有貳論今二月二日因館學生安宗喆等上書諸少論亦有參之者 遂聽之本月十四日奉安位板遂視學試士坡州儒成德淵等又發玄石朴公徙祀之請上書報罷

成德淵書槩三月十七日入連

文明盛會羣賢輩出沂其德業直紹統緒厥有先正臣朴世

蔚為一世之師表與兩宋先生同志同道曾已並發於股掌
之請者久矣辛丑前三道儒生有此請又曰其繼往開來之學立言明教
之切實為東方諸儒所未有可謂集厥大成又言平生私淑
動導李文成規模施諸經綸事為者一出於公平純正謂時
務莫先於打破明黨發言議則不偏不倚定是非則大公至
正又曰灼見黨禍之滔天深慨分割之兆朕必欲與東西廂
弊消融保合痛絕偏係惟恐標榜之混加與李文成洗滌東
西之心事洵如符契上告下布不顧惡謗代譏大誥誕籲大
庭甲戌後如此千載之下可想其苦心矣與文正公宋時烈
志業相質礪磨道義終始靡替文正公受後命之日貽書托

以世道先正扶植表章於文正身後實為公案又曰昔在戊
戌章甫陳請三賢並享景廟温地又曰雖是嶺外異趣之人
舉皆無間推尊高山景行一國大同云云

李昱獄事

楊州人李昱者潛設祭於懿陵發覺捕得二月十九日上親
鞠納供以為貪甚求福而為此鞠兩日不得其志乃下府鞠
殺之昱蓋南人其情叵測而捕得同產鞠之以為昱本失性
貪乞之人云

均廳六弊

四月十九日前相李宗城入侍言南漢事仍陳均役廳六弊

曰一則江邊銀店自均廳奪入之一則竹田弊也一則守令防築也一則慶尚道水軍多使寺奴婢為之而納米一斗則許書其姓此果成說耶一則守禦使鎮廣州時米二千石內一千五百石送均廳五百石官用矣其後一千五百石還為出給廣州殊非出鎮本意一則各道罷眷孽後其營需米只忠清道三百石慶尚數千石外無營需米來納之事豈不恠乎留守洪鳳漢曰銀店事其時即罷之一千五百石均廳雖欲捧用勢有掣碍矣李宗城曰南漢還上舊為十二萬石今聞為六萬石送御史釐正為好矣 上曰均廳為之者苦心而不能無弊李顯重泛以聚歛為言此則非矣

六弊則洪啓禧所為皆聚

錢而為此宗城略言而不能指斥於是遣元仁孫為御史釐正其書啓亦微斥洪矣洪由此削職自鏡城府使還罷竹田謂兩南官民竹括其稅也防簿謂決其水而作苗也寺奴婢本不書姓卒書姓以優之使異於私奴婢也守禦米即府尹送衙今罷府尹除衙祿故用五百石其餘送均廳啓禧乃盡用諸道米亦衙米也

戶議中燥書 丙子五月

臣之外祖先正臣文純公朴世采與先正文正公宋時烈為平生道義之交尊信慕悅嘗為卞論以責其情厚之故人彼此扶抑之嚴不專於調娛逮至晚節力主名義請正干紀罪犯又斥護黨輩邪說劄論進爭惟恐懲討之不章曷患明比代換詞命誠欲循蹈箕程寅協吳遲又欲舉直錯枉分別忠邪惟謹孔朱二訓其於世道名論上和而廢嚴而後生子孫多不

能盡知或反失本意若臣師故祭贄金幹以文純嫡傳之人
晚年手劄中第五六條因非闡揚而臣則不能細繹祖師之
旨聽言公朝又曰往在戊戌文正公宋從享之論初發章甫
並舉文純而請之不幸一種醜正之論敢欲沮破臣之亡師
上章陳卞夫以文純繼往開來之學明體適用之道發揮經
傳之業叙正彝倫之功與兩文正生並一世如趙宋之洛閩
俱為士林之宗師生同道德沒均祀享雖曰不可臣師之疏
蓋亦文正公宋請享其師文元公金張之故例也然文正公
之言終身施於丁酉臣師之言不得行於今當則浮薄喜事
之說售而老成尚德之說格矣臣目見表章淵源之舉墮闕

不遂而不為一誦遺言則徒知區區親嫌全昧第職之終缺
不知者或謂出於阿好而苟有義明心公者亦知臣傳述之
意斷斷無他云

朴文秀謚事

五月念
後事

文秀自乙亥被拿後杜門不出慚恚病死上問之加贈議政
令不待狀加謚於是玉堂議謚徐命膺洪梓李仁源議以甫
敏及命膺至奉常更議時改以忠憲因簡問洪梓梓辭以方
在外不折止之物議恠之以為梓初議甫敏固美謚非文秀
所當得其改也亦不可否為非梓乃上書自卞不得與聞改
謚乃命膺自以己意為之既而不呈其書人益恠之七月十

日命謚弼署經又命臺臣違牌者直捧投昇微旨遂特除李
仁源南恭著為獻納掌令金尚重代閔百行為大諫及執義
鄭純儉持平李怕祚皆出謝與司諫李翼元兩司各備三負
各坐署經持平金應淳初稱病乘轎詣闕引父病上書承
批先察職後護病既而署經畢承牌詣闕未至而上命永刊
仕版遂退歸

李彥衡金相度放釋事五月

傳曰王者一政垂法後世一或低仰其弊勝言予意雖因為
世道苦心頃者口奏已有顧元良而語者已違其諭近者口
奏亦無是言當之者雖不足惜無於法之法自我初之日後

嗣君或以此為例而曰使氣推以此律比搢紳荆棘自我開
也白首暮年開國典所無之法以貽搢紳乎為後昆欲去弊
既覺而不諭豈王者之心乎李彥衡金相度特寢免為庶人
之放施以永刊仕版律仍命二人放謫數日前右相申晚入
侍言庶人律不但國
典所無大明律亦無之矣上曰既告
真殿有難度改教云至是有此

柳彥事丙子七月三日

持平柳彥所達書造官何等重選而前縣監崔載興本以鄙
悖猥廁抄選南邑醜行至今傳笑繡衣洪粹也之啓道臣之查
徐命已成公案而為辱聖世之旌招益駭四方之瞻聆請削
名抄選之籍陰缸貫日何等度異而其時入直玉堂李世澤

鄭純儉於其翌日或上書乞郡或進劄獻簇曾無一言之及於天災者最後一劄董董塞責雖有公私之別均著溺職之失堂堂聖朝將焉用此儒臣哉請鄭純儉罷職李_{世澤}削去仕版聖廟從事體至重惟當一付士林公共之論非為子孫所敢參涉 戶曹參議申暲向日一書盛諭先正臣文純公朴某道德功烈顯示從享之意暲即文純公外孫也徑情直請殊非重事體遠嫌迹之意此而不警有闕後弊請罷職次對事體何等尊嚴而諫臣_{獻納李}既斥重臣_李詰之劄暲則其在嚴朝體之道不可問備而止請罷職答曰崔載興事其時已有大朝下放不可如是勿煩兩儒臣並罷職可也戶

曹參議罷職事向日所陳非他意况以山林宿德之士余方招致之時不必若此所達湏涉過中重臣罷職事已有問備罷職過矣並巫傳柳乃避嫌曰鄭純儉則承命獻簇李_{世澤}則為私乞郡縣有輕重之別故獨請李_{世澤}削板者以此也今反以一並罷職則殊欠輕重之稱量崔載興之尉家露醜之謗山寺挾妓之誚萬口誼傳臣不欲更汚筆端平平說去而終斬一俞書進責任何等重大而况當邸下春秋鼎盛學問將就之日薰陶切磨之功全在書進則邸下留惜此等人將焉用之哉此臣之特請削籍而又未承開納申暲讀書林下養亂士類一動一靜為衆人觀瞻而其所自處尤當慎重

而不待公議急於私情平爾書請臣亦宜以為有他意而根
藪之斥無所自逃則今臣謹罷之請自謂稱停責備玉成之
意並行不悖而新許至於劓睡重臣之請臣亦非欲深咎重
勘既曰筵中取睡而罰止推考擬律之乖常殊惑聽聞故略
示警責之意而一並以過矣為故柳勳攻崔載興乃黨論也
申暲負其外祖命柳勳刊版申暲連職蓋時議以為玄石是
蕩平無黨之論而申乃上書以為與文正宋公志同道合欲
引而歸於一偏是乃以負之也承旨李應協云於是玉堂尹得兩等
上劄救柳以為抄選之臣或有檢身之得謗章奏之失着則
言官之規正宜也 上久不下批後五六日下放諸儒臣並

解見任限今年勿擬館職於是掌令申迺入東宮次對柳達
並停之

耆老科事

七月三日駕詣祥廟還過耆所明日仍命耆老諸臣入侍自
慈殿宣醞後七日翰林台試親臨時下放曰慈聖洽滿七旬
元朝上壽稱觴之禮已多宜足以稱今日之慶乎再昨特台
耆社諸臣於真殿門外慈聖特賜其饌平百官賀慈殿其有
典禮令耆社諸臣及宗親文武年六十以上陳賀殿門外又
傳曰明日當行儒生科六十以上遊試名曰耆老遊試明日
復御春塘坵設科年六十以上人許赴儒生入門二百二十

人武士入門五百餘人取李嘉遇等六人即日唱第又以慈
教上受賀十六日洛昌君權等上書東宮請進宴慈殿大臣
李天輔金尚魯申悅又率禮官請對大朝請之 上不許下
教曰人子奉親之心鄒聖許曾子以養志予則養慈聖之志
也明日洛昌又上書原任大臣金在魯俞拓基李宗城等又
請對申請又不許

尹著東趙榮國事 丙子閏九月四日

正言尹著東達曰內者聖候違豫生進人多有張樂於樂院
並直之時請令各部查出重勸金閣通清至嚴而前縣監李
廷詰遽擬金望散御新通固已太濫解由不拘亦失常格請

廷詰改正金望贊善閔遇洙上疏到院承旨不捧而還之當
該承旨罷職昨午出皮以後外祖為逆則洪靖輔還歸本家
而父子之倫絕矣 靖輔即恭試重一之兄子出繼為風輝外
孫父母俱亡登第以風輝故隸成均為學
諭尋常憤恨前年春風輝以逆論其族
之乃令靖輔生母宋氏上言乞罷養歸宗 風漢等欲扶出
該論妻父犯逆則元景濂離異亡妻而夫婦之倫歎矣 景濂
即明

則元景夏主之李成中則其妹以逆孥當坐於其自裁之日
即赴鞠坐酒肉言笑無異平人吏胥唾罵同列駭笑 成中妹為
柳壽垣子

婦前年春壽垣以逆誅其子絞成中妹沒為官婢成
中令飲藥自殺而不為制服以知義禁日赴鞠坐 請學諭

洪廷輔遠地定配尚州牧元景濂削版司直李成中削奪禮
判趙榮國屢典臆藩本多醜謗其為江留平去京商及松京

人發賣軍餉米三千石每石折錢七兩其數始過二萬餘兩而其文書立本之時乃以前留守鄭亨復所折定每石三兩載錄其賑政則抄出若干飢民分給若干米料其錢萬餘兩空中軋沒軍需劃給盡歸私橐飢民怨罵且通津府使所買去百七十餘石米出置倉遲未及運去聞其米好乃使其原婿尹姓人持艇奪載以去此外軍需木賑廳米以賑請得者準價發賣減錄取用又不下萬餘兩大僚傳說國言喧藉空施烹阿之典而罪之不加名登枚卜請令王府寤寃扶施當律世子答皆從之洪靖輔元景濂李成中及李廷詒事過矣趙榮國事令本府查問著東避嫌云李廷詒以常調老蔭未

出解由方在散帙而遽擬金望洪靖輔圖還本家絕其養父

與靖輔地處相同之人自朝家嘉其有守特命叔用靖輔尤

安得無罪故判書金東弼子光遂出緒為恭着外孫前年春恭着始以逆論上為東漸故命罷養歸本家光遂

擊鐘乞勿罷世死服喪大元景濂慮為身累離絕亡妻獨行

國典之外古所謂殘忍薄行政為此人國法要逆女不雅者不許出身仕宦其不

欲雅異者亦不罪之李成中不欲同氣之沒入任其自裁容或可恕而

既死之後酒肉言笑自同無故之人無復人理此等之人豈

可遁於罪乎退待勿論是日 上引見著東而切責之命削

板尋命永利仕籍放歸田里尋又命嶺南地放逐倍日發送

仍命生進張樂者勿令查出趙榮國事命文學李海重為御

史徃江都按查以來是時榮國子雲逵為平安監司赴任至坡州不得前徃留中路上書辭職世子不許當夜行至嶺南依醴泉守尹昌東居住是月十六日御史李海重入來書啓不敢明言貪狀但錄其所分俵文書其錢布分散於脩補軍器官廳舖陳養士之需又為發賣於營屬其飢民抄錄萬餘人自正月至五月十二次調賑不過三百石海重以已意斷之曰雖無用之處而所謂賑政專無實狀因歸罪於任事軍官之屬上令緘問於榮國榮國不能詳對亦歸罪於下上乃削其職且命其軍官庶女婿金姓人徒配

李敏坤事

尹著東後申思運李敏坤等為全諫諸殆皆稱在外不入敏坤以司諫入侍連達前事且言元景濂貪婪依附推薦以至州牧指頷左相也又言趙榮國賑政只用錢數百兩而已他無實用當律罰之其洪靖輔李成中李廷誥事傳達而退物論非其停也世子並例荅之上聞之乃下赦敏坤放逐六鎮正言李敬玉上書救著東敏坤命機張縣投畀李敏坤行至金城昌道驛旅舍失火烧死其子淞徙行亦被火幾殊而免是日大雷電六月監司徐命臣狀聞上聞之驚恾乃下赦解其謫令該曹恤典舉行二十日李成中既停其達明日吏判鄭聲良師擬禮判首望得除尋通擬弘學既而命除嶺

伯即日謝恩赴任趙雲逵久未赴任命逵任以洪鳳漢代之
元景濂因禁府納供遲晚放送十月至十二月初十正言朴
奎壽停達趙榮國元景濂事李敏坤既死人皆傷之江華留
守金相福與吏判鄭翬良私語曰敏坤欲烹人而自不免火
燒而死鄭喜聞而播之朝紳間於是前司諫俞彥述聞而惡
之乃作敏坤挽詩云人不能烹身自灰誰將此語幸君灾人
情物態今如此先死非哀後死哀相福聞而悔怒月中

李行源事

閏九月二十六日春塘金親臨庭試李行源中第其父玄輔
為癸卯偽科與其弟詰輔同年故行源謁聖日同年金樂洙

塞其謁聖不得謁廟而退翰林李鎮怕亦塞其注書望以金
樂洙首擬承旨韓光會沈坂等不許遂與注書李正吾同謀
薦擬初注首望得除乃更以樂洙為事度注書鎮怕欲爭之
都承旨申晦止之遂已

宋時澤獄事

沃溝人宋時澤蘇尚輅尚輅等會於全州旅店時澤尚輅夜
語國家事為凶言京中武人高廷燁者同宿竊聞之捕告監
營監司李昌壽杖聞遂遣金吾郎捕入京獄丙子十二月六
日御內司僕親鞠廷燁以捕賊功除邊將尚輅等皆鞠問時
澤刑數次直納招根脚經斃其弟時潛及李雲澄亦沃溝人皆以

戊申亂與時澤從朴弼顯起兵逃亡同謀乘時謀逆並處斬
權廢者賊唐之孫以與時澤等凶謀射日之心露於鞠庭因
特赦處斬其祖唐因金落追施逆律李興孝者故判書正英
之孫為申愷所引親問之時以真儒為非逆又令鏡夢為二
乃曰夢則舉兵乃為逆也鏡則獨教文是逆也上教曰然則
舉兵教文之外皆非逆也又與申致云心肚相連卽御宣仁
門令軍門押出水口門外處斬又教曰正法東門之意亦有
在遙望東郊涕淚沾襟李枝完者以與致云父子儻徒酬酌
不道之說傳說於朴奎煥等因傳教水門外處斬白受采者
萬頃人以與時澤雲徵同謀處斬金天才者敢於鞠庭為悖

慢之說又以誣人之罪令軍門梟示趙世選者文官也以為
天才所誣引放送姜文贊者亦以誣引放送李齊顯者掌令
鳳岭子舊為翰林出守沃溝為雲澄所誣引面質勝之然入
庭不涕泣求哀但直辭務勝賊復刑二次既而齊顯知其失
乃更遜辭哀乞 上乃教曰齊顯雖已白脫嚴問之下舉措
未瑩未稍供辭可見秉彛之不泯鏡城定配齊顯赴配道死
上聞而閔之乃命放釋前判書趙觀彬以接見雲澄出賊招
命罷職崔日潤宋時謙各受刑日潤及梁聖弼者下捕廳治
之申致恊者以致雲至親為其褊裨不道之說聞於致賊而
與金時億酬酢水門處斬金時億者以鐵原通引申賊為府

使時隨至京中不道之說聞於致賊又與致恟杖完同處酬
酢凶言亦水門處斬申愷者致賊之支黨與李太慶面質受
刑以知情直招梟示李太慶者受刑直招大靜定配金向成
姜璉姜鉉並放釋蘓尚輅與時澤本不相知與尚輅函謀時
以熟睡不聞放釋李齊任者狼川定配朴奎煥具宅柱者以
聞不道二字於杖完不即散告晚始告於大臣並北道定配
李啓祥李鉉相來宋載岳宋殷赫權載經並拿來放送姜珩
金光海並拿來囚柳城模以誣引放釋李承孝者真儒之孫
舊配於巨濟至是命移配旌義為奴徐存修者判書徐命彬
子也以致雲弟子為大廢所引拿入面質不勝然以愚駭不

加誅得免前判書趙榮國以致賊密友及其子雲達前校理
尹得兩前佐郎具壽國皆以致賊弟子出大慶招皆待命闕
外徐命彬亦待命 上命勿待命得兩時為問事郎下庭待
罪特除應教以勞之得兩凡出賊招皆不問其後得兩壽國
雲達皆上書自下以為果徒致賊學科文後終相絕不往還
也命彬亦為其子上書以為其子之徒學渠初未知也明年
春校理尹東昇言得兩不可升職宜按問之 上命罷東昇
更擢得兩承旨得兩惶恐不敢出 上亦許過也趙榮佐者
以親密致賊累出賊招獻納沈鏡請散捕不允申琬者亦致
賊之親入鞠供以昨年昭鑑以後大覺革心又供以鏡夢今

古所無之賊 上赦之仍下教稱獎之金應同及宦者金錫
三受刑死李章源者崇坤之孫致雲之甥侄也與致賊酬酢
不道之說又以鳳輝泰者之疏劄為非逆刑一次不服處斬
水門外章源又多引少論 上命問郎勿書獄案中令朝臣
不得陳章論發又下教申禁之申致億以章源招中與致
賊同坐而無他酬酢之事特教三水定配李思儼者老論儒
生也以崔日觀主人日觀亡命遂拿入即放崔日觀者以地
官與致雲相親為占其父山以上說與致賊私為不軌之說
出賊招亡命被捉親鞠處斬於是鞠事始畢是時親鞠首尾
幾一月乃罷章源之鞠也引光佐證不道之說於是十二月
廿四日

大諫李奎采持平李海重陳所懷曰去年致雲之招以為因
測不道之說即昭鑑中云云之說是時賊招有
云致賊在鐵原有蟹盃却不食也得聞於藥房
其時藥房提調即光佐也今章源之招致賊聞其凶言於光
佐請光追施逆律 上曰臺言雖是予有所定不允判義禁
李喆輔請從臺言左右相金尚魯申晚嘿不言前相李宗城
亦入侍派縮不敢出一言於是玉堂洪梓臺諫李仁源鄭運
維皆上書東宮請之不得

元景夏事

丁丑
正月

知中樞府事元景夏致仕初景夏解吏判處散地且十年自
稱僂廢處於江外近京之地乍出乍入往來無常毓祥宮之

補妣稱子闡義昭鑑之振去南柳皆 追說而不得大至是
年滿六十乃引歐陽脩六十致仕故事上書東宮乞休致
上命之特許其請下教曰卿即我東萊向高也其地豈止輔
國而沮培於世道今為奉朝賀意若大拜蓋景夏進年乞致
而不意上之遽許之

朝泰賑政正月十日

是年八路大飢餓殍相連盜賊恣行諸道設賑 上數使有
司索京外飢乞人調恤之又為下書諸道勅監司守令是日
御明政門百官朝泰以江原忠清二道監司徐命臣金陽澤
擅分災結因戶判閔百祥言命罷職拿處又令賑廳訪問京

中流乞乃以一口應以為此外無他上下教曰訪問流乞僅

得一人令有司濟活

按都下流乞所居在成祥吳止一人而賑

數其狀又近年 上數召見守令問年凶豈皆對以不至甚
凶不以察對蓋奸諛成習互相欺隱兩道臣亦以是得罪可
數

主第臨幸事正月二十四日

日城尉鄭致達好色成疾危甚其新女患痘 上臨問之後
數日其兒病將死 上又臨視之是日大雨雪寒政院啓請
止行批以如此欲使予不進茶飯乎玉堂洪構漢洪景海亦
上劄不滿數行但言日寒不可出而不敢據理敷陳人皆駭
笑之 上亦批無遂往是日兒竟死方兒之疾也以俗忌傳

諸司刑獄公事既而致違病死於國恤之日 上卽於是夜
幸其家承旨三司啓以不可去喪出吊 上不聽並違其職
大臣以下不敢言是夜三更乃還大行之襲退行於明日於
是致違家成服乃於國喪成服前先成宰相多背班往視既
而鄭家治葬中使護視乃移文令山陵都監除國葬石手二
十人赴其家役都監郎報知於堂上李昌誼洪啓禧李宗白
不敢題其狀直許給之

三學士致祭事

仁祖丁丑正月二十二日江都城陷仙源金公自燒殉節二
十八日吳尹兩公自南漢被擄出城三十日 上下城詣虜

營講和今年是三十日 上明政殿望拜皇冊引見死義子
孫仍命三學士及仙源公神主定為不遷之位子孫世襲調
用又自製文各祭之洪學士自義州被執故亦並祭之

國恤儀制

二月十二日王妣徐氏昇遐至夜始散哀明日始行襲禮
上以有前例並於是日行小歛十九日大歛二十日成服
大王大妃始服暮年用國制長子婦服禮判李益炆所定奏
也殿下服暮百官士庶徙期具裹經別製布帽袍布裹角帶
以視事自成服計除十三日百官公除殿下及世子十五日
公除百官從公除日改服白練布帽袍白布裹角帶以視事

其進見於上則服烏帽帶白袍以從上服其士民練祥祭會
並行於卒哭前執義李暮敬啟請依宣廟古事於卒哭後
始服白布衣冠左相金尚魯亦請之不許迺其職人謂國制
卒哭後便服烏帽袍帶宣廟時閔純請改為白衣固是然此
為大喪之制今此小君之喪宜有差減公除後白衣亦非太
過不足深論但大妃服期為可疑蓋謂既為景廟妃服長
子婦服則此不可疊服於是館學諸生欲上書言之有宰相
數人恐其生事而止之二十一日會卿宰議謚曰貞聖陵曰
弘陵殿曰徽寧明日命摠護使領相李天輔率山陵堂上都
廳以下往交河長陵看審左右岡地官議不定且以坐向拘

忌不用復令看定昌陵左岡定神穴六月四日過葬

徐迴修得罪事

三月十二日以東朝疾平大赦親臨疏決判義禁徐命彬請
釋尹著東不許允坐罷職正言徐迴修上書請釋著東上怒
刊仕籍放歸南海旋移黑山島仍命平安監司尹汲初除時
上怠著東事而誤除緇有下教而汲不自列有傷廉耻罷職
以戶判閔百祥代之遂詣先王真殿命翰林納史閣所藏乙
亥措紳誓不黨習疏刊徐迴修名而焚之教曰此非殘劣迴
修所獨辦必有指喉者宜即現告遂斬藥院八診之請教以
不現告不服藥也十八日又下教曰迴修雖無狀上欺陟降

何可湯劑謂乙亥時真殿上既告以口奏門外取其章刊其名而焚之黨窩坐使之人其若自現當服湯劑之意下教而終不自現即盪溫之志已成其逆噫逆說嚴秘未及聞知不是異事云者已示寬限之意其雖自現何至一律云者亦曲盡開導意也若有一分秉彛之心聞此教何敢欺也若是開導而君不服藥之時佯若不知是可忍乎已叛逆心何所不為莫云漏網雖興臺下賤其若見其可疑之迹必也傳而獻之其將此意布告中外後數日乃聽八診戊寅五月因右相申晚白其母老特放迥修

明陵儀制

丁丑三月二十五日 大王大妃殿患候復添是日命藥院三提調直宿朝廷問安明日命設議樂廳遣大臣禱祀宗廟是日巳時昇遐于景福殿之永慕堂堂本無名 上為慈御是日喪後乃命名俾傳于後當日戌時行襲明日午時小斂上援舊例進定日字行之曰例或當暑則小斂進定云仍命勿設都監其國葬魂殿山陵三都監以貞陵都監堂郎兼管之蓋以省費也初肅宗癸巳七月下教以明翼兩陵間有艮坐坤向之穴他日內葬宜用此穴而如不甚遠則當中建丁字閣連設三床如穆陵之制其後今 上即位嘗親登置標又遣月城尉金漢蓋看審丁字閣基址今春弘陵定穴時又令大臣等看定

補土定為壽藏至是東朝昇遐未成服 上令都監堂上先
為者定堂上洪啓禧李宗白同視其穴豐長本良坐之地而
以年克不可用諸向中惟乙壬兩坐為可而乙壬去良各隔
四位用乙壬則當橫穴而開墳側邪不正又將建丁閣基址
去穴為四百餘步中隔一麓兩川不相見為難便然洪議以
為不可他求欲定以壬坐蓋乙則稍背明陵壬則近於相向
也人謂山家雖有年忌不可橫穴安棺洪亦憂懼乃令地官
旁求近穴得今陵地又要南原君槁得贊成之其地在明陵
右肩下山坂初無結穴狀地官謂之坡皮然其向為乙坐去
明陵數十步又當仍用舊丁閣設三床無更作隔崗之選故

衆議皆便洪亦喜之乃宣告於摠護使及朝紳間諸議不深
信而摠護使重其事堅持不從既而摠使為裁穴良坐岡穴
率南原君等諸地官出來禮判李益炆亦來洪憂摠使之不
從已乃令南原君贊成坡穴之可用且曰勿為摠使呵罵所
動也摠使聞之大怒以為吾為摠使乃恟罵人不得薦好穴
是陷我不測也遂徑去將待罪闕下衆議止之摠使於是乃
令地官直定良坐岡穴為乙坐向狀啓堅定之意洪不敢伸
已見遂同叅其狀然期以明日詣闕力言新穴可用但摠使
之言以為新穴即舊陵內砂也白帟也不可興動大役衆議
破其非是然意終不肯也其明日詣闕言狀而蓋有所忌不

敢言橫坐之不可但言丁閣甚遠之弊 上重違 先旨乃
曰聖人之神如水在地雖遠於此何害也蓋 上意亦以橫
穴為慮然亦無奈何又曰諸陵多有拗向處於是良岡之議
遂定洪閔甚遂言新穴之可用 上喜曰然則豈不好耶仍
曰苟得如此之地任事之臣停役入告為可而摠使不言致
使他堂上替告深為慨然遂命摠使及左右相金尚魯申晚
即日出看新穴仍定用新穴加南原君一資洪啓禧賜馬摠
使乃大屈遂與洪不相協久之補疾解摠使之任金相尚魯
代之又舊封陵上退擴用巨石累之其長十三尺廣五尺五
寸重而難運至是 上以其重難致命弘陵石分為二片既

而又教用之無義然明陵分二石仍舊用之弘陵除去勿用
洪啓禧入侍承命而出外議以為列朝所用之石今忽不用
有司之臣不能爭止宜有罪於是諸堂上皆大懼摠使亦懼
懼洪乃與諸堂詣闕請對堅請用之 上知其狀乃下教斥
退即命出陵下碎其石

喪屨變定事

司直鄭幹上書曰儀禮斬衰管屨齊衰疏屨不杖期麻屨庚
戌王后喪時百官服不杖期宜用麻屨而用疏屨是也今喪
與庚戌同服而元沒其屨代以白皮靴靴者即公服所着也
上襲衰而下着靴不可也五禮儀斬衰以下皆用白皮靴然

其所謂裏服即生布團領布裏帽帶耳雖曰裏服便是公服則承以白靴或可相稱而庚子以後專用朱子服儀裏絰衣裳專用古制則何獨於屐反用皮靴乎且庚戌用屐今年用靴又不可也請去靴用屐一循古禮 上俞從其請

鄭尚淳事

五月十日

持平金永燮書曰中和府使鄭尚淳以御史奉命嶺南也採訪之際太多疏率往來之際全不隱秘至於數邑則直入公堂留連累日畢竟廢奏一循情私既非出道則御史之私自出入官家曾所未聞及至慶州沉溺官妓馱往大丘以逞其醜乞錢本倖務悅其意列邑唾鄙其為中和色謗益著向來

失火未必不由於耽色其淫醜之行不可不論宜削去仕版大丘府使崔景興本以虜特剝削為事胡叫亂嚷民不近前醜語特談吏皆輕侮特以善媚姑為恠過沔川郡守林象翼累典郡邑外事文飭內肆括充前後臺彈非止一再此二人宜遞罷東宮批以尚淳拿問大朝以永燮挾雜語意不美令秋曹緘問不為隱秘直入公堂實狀永燮對以實 上命為先遞差後數日二十日執義沈鏡入達以為臺閣事體與他別國家雖有緘問之舉若臺銜在身則往復政院得遞而後書呈緘辭允合臺體而永燮身帶臺銜進往秋曹門外書納緘辭有若囚人納供者然貽羞臺閣莫此為甚請罷職許之

其後因大臣言又令秋曹緘問鄭尚濤六月二日鄭對以無直
入公堂之事 上教以永變以其時道內守令為敢彈刻御
史其在重御史正耳目之道不可不嚴永變罷職不叙四日

趙重明被謫事

丁丑八月獻納安克孝上書曰兵曹忝判李應協性近顛狂
謗多鄙細所經之職唾罵隨之前後遭彈者累矣少不懲畏
兼帶金吾至以入番軍士勒定輶亭兼帶總管也國哀之時
責出帽帶之價鞭朴狼藉宜永削仕版又言果川縣監洪獻
輔潛買送家而居宜削去仕籍東宮例答 上命克孝罷職
獻輔下獄查問得脫九月一日掌令趙重明又駁應協嘗於

政院稠坐歷數措紳目以五鬼

世傳尹得載徐命膺李彛章
趙雲達徐志修猶守峻論不

變故應協
目以此云

語異諧嘲聲氣不佳近來四染之污咸與維新而

此等相訐非義習而克孝被罪應協自如又言乙亥以後國
是大定色目恢蕩而朝廷之上公道不張名案相混衆志未
定趨向莫適朝著未歸於一統也又言尹光績趙載敏干犯
不輕向來減等量移善地其時不言臺臣一並罷職即徐命
膺任峻
尹東
昇等又言掌令尹在諫上書到院數日後還自持去畫拔緊
要而更呈臺體顛倒宜改正也東宮依施而應協事不從
上夜召重明問近來黨論無矣而汝曰衆志未定曰未歸一
統是猶有黨也然則體天建極予有愧矣重明不能對遂下

教梓棘重明於大靜

尹在諫初上書言因山前不可許士庶
祥禱又言不可行大小祀典旋以畏忌

拔其語而
呈納也 明年赦還

禁酒事

初酒禁既設民間多私釀不絕京外徒配者相續至是命宣
傳官廉察三江民家多得釀者及會飲者十月二日乃召京
部父老御殿作綸音數百言以戒諭之仍盡放釋以前徒配
者更為定式其身為朝官士子者限已身沿海徒配庶人公
私賤嚴刑一次後除六鎮七邑東萊外邊遠定配限已身為
奴婢依周禮制度京中各邑每歲首懸法於官門以示之是
時刑曹郎官金光遂犯酒見捉命禁錮十年後數日十一月

因孝昭殿朔祭 上口告于殿中仍召百官下綸音更為申
飭是後武士柳惠僑被捉刑曹得酒缸 上御弘化門將梟
示令刑官及父老審之皆以酒對 上親審之乃醋也遂赦
之十一月十九日刑判洪象漢以語捕釀醋者罷職後數日命玉堂
洪景海通行坊曲招人氏申以酒令仍命今後勿出禁譏察
但令民人自感歸化

令堂下官青袍事

十二月十六日

傳曰堂下紅袍即壬辰後初華人至有君臣同服之譏其後
以鮮紅為務糜費夥然至如髻髻也即麗末陋風而後大日
甚頊者申飭加髻反為婦人難堪之弊終無減髻之效前此命婦

人去加髻貼紙
但令本髮作髻自今堂下官青綠袍一遵經國大典戎服則
舊典既無仍從而續典髻髻則禮服首飾外後髻用釵頭上
所着一從宮樣謂簇頭里其餘常賤人仍前髻髻王曾孫及凡禮
服首飾外禁龍鳳釵無論命婦士庶亦禮服首飾外頭上所
着並禁金珠

正言朴志源上書

戊寅三月
二十七日

書曰臣竊嘗聞故相臣趙顯命臨終語其子曰吾平生所大
恨者誤薦一奸人以貽世道無窮之害也惟彼相臣猶以誤
薦為恨而臣居言地不能退之於今日則是又臣之罪也茲
敢畧陳之行司直洪啓禧本以斗筭之才專事穿窬之習設

心傾詐行已反眾喜事自用便佞巧飾長吁短息外示哀矜
之態潛狙暗噬內售譖構之術貪得而縱慾怙勢而使權此
真天生奸細之徒也平生伎倆巧於鑽刺致位崇班恩造因
極則宜思一分報效之道而見利忘義背公營私曾於秉銓
之日一任愛憎顯示招納之權旁通貨賄潛開賣鬻之徑其
為壞亂朝政厥惟久矣狼貪鼠竊便成家計海槎湖藩恣意
輒沒南城騎曹隨手翻弄敬索金而占賊績之土地勒民狀
而移良浦之場市南州沃苗或補七百里連營東湖販舶至
有三父于標踰廣津亭榭極其奢僭穿山掘浦駭人耳目又
於京第大興土木撤去閭舍開拓庭除雄跨並合甕桶連亘

塔寺兩洞之間幾盡為洪氏之宅噫朝家禁令本自申嚴苟
少有領畏之心其敢放恣乃爾耶故承旨李光運居在城外
身死家敗而廉價撤毀以為移構之計其孤乞緩時日以待
斂葬頑不動念迫令毀析素帷玄棺暴露風雨孤兒寡妻血
泣涕乞傭謠哀哭一處相混行踞掩涕聞者切齒伊時光景
臣亦目擊則其殘忍刻薄已不可以人理責之而及其人言
狼藉之後敢生日後彌縫之計乃於天威咫尺之下至以城
外家舍之毀移不必禁之為請臣於此尤不覺一笑也毀撤
移建果誰為之城內城外強欲區別其自為計則巧矣獨不
念欺君面慢之非細事也至於官爵一事捨命做去又於文

衡妾生希覬畫媚賊孽宵繼妖兒曲徑旁蹊左穿右鑽跡跡
自露面目難掩締結番占之說至叢於憲長之口猶不知愧
抗顏下質於喉院公坐之中豈意衣冠之列有此駭愕之舉
哉若其子景海回譎奸慝反復勝焉自在布衣之日已有邪
佞之目受其父命出沒相門乞食於相臣之嬖妾留宿於相
臣之廊底非但一世之唾罵亦反為相臣之鄙賤也且當其
其父之秉銓一政一事無不慙患憑依氣焰廣張聲勢人或
勝已暗售擠軋事不從心顯加忿毒雖平日死生之交強引
微事毋難詬絕其所涉世眩能之資不過窺覘私語直走先
通扶摘微疵獻面結歡愛錢之癖出於天性私美其父之政

柄誘致湖南之富人受其累百金錢許以一窠齋郎及其未
蒙恩点其人至欲散狀還索當時人言醜不可聞頃於文衡
議薦之際為父力畜潛通主薦家至親三鼓而往五鼓乃退
甘言利說誘說百端勢脅威 恐動萬狀如是數日至使
其人目不交睫幾欲生病噫人之無耻胡至此極目於筵席
奏對之際俯仰顧瞻善撰幾微及其還出後輒採物議譽則
顯有自功之色否則直曰無可奈此豈古人入告出語之道
乎蓋其行險逞巧之性好利樂禍之心父傳子承同心濟惡
此實國家之蠹蠹當世之奸佞若不早下情狀任其踴躍則
芻恐朝廷將壞此二人之手也寧不凜然哉臣謂行司直洪

啓禧削奪官爵門外庶送副應教洪景海削去仕版斷不可
已也臣與彼父子本非仇怨且有情面使其罪惡若不至此
則臣豈忍聲言致討而惟其罪盈惡極不可容貸權勢所壓
舉世含嘿臣若不言誰復為邸下一陳之哉傳曰朴志源入
侍傳曰朴志源當言而不言雖不施墨刑豈可尋常處之先
述差放逐門外令曰挾雜誣罔之說上煩聖心大朝既已處
分其章給之傳曰讒人何代無之若問其尤則志源可謂魁
矣洪啓禧為國之心業已知矣景海年少殫竭亦嘗嘉之志
源慷慨亦不過造物之理此等造物焉敢售於今日洪啓禧
勿待命其令入侍傳曰志源傾軋陷人其所奏對漫漶周遮

永刊仕版放歸田里凡不教弟忘祖忘君忠原縣監朴道源
罷職傳曰洪啓禧入侍下教而聞陳書往江郊更令入來聽
諭洪景海即為入侍二十八日洪景海入侍時傳曰朴志源
曰一私嫌陷人父子而猜子誣父尤涉不測鍾城投畀倍道
押送景海入侍言志源以臣去年錄時但抄朴相詰而不
抄志源故惡之為此且志源與相詰自此兩相不好也
啓禧因退出江郊

講經事

傳曰一心追慕周歲殿中儼然莫聞豈料夢拜之時深荷中
庸畢講嘉賞之恩諭復見賜饍儒臣之事自今講經以月為
定初一十一二十一政院稟行又傳曰講經之數加二備局

入侍之數亦依講經舉行以初六十六二十六舉行戊寅四月初六

日〇初丙子年月一講經
備局入侍亦然今復改定

海西訛言事

五月中海西訛言海寇至自海西經畿內至關東民皆驚散
有金鳳甲者為捕盜軍官所獲謂興造訛言設鞫問之抵言
於坡州民人二人拿至無宗又辭連松留吳遂采上京待命
釋之鳳甲杖死又有金夢井者投書御將洪鳳漢家奏上之
遂親鞫一日無明宗杖死又海西有妖女四五人自稱生佛
誑惑民庶命遣御史即所在誅之海伯沈墩以不能即誅
妖女罷職

南有容拜文衡事

五月二
十六日

初大提學前望但有尹鳳朝一人上納前望單子拜尹為大

戊寅正月八日引

學令更薦尹以老病不能詣闕論薦久之乃上書

事見兩公文集

故相盧守慎李植皆不赴薦而疏章代舉故事為言
仍薦叅判南有容文學雅望可為斯任世子令廟堂稟處於
是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皆托故不行點金以為文衡不
行公而舉薦非故事持之不決至是始行圍南為大學仍行
弘錄未幾以堂錄時引姻人安杓為玉堂為校理李潭所論
坐免

洪景海洪樂命事

戊寅
五月

五月廿五日領相李天輔入侍言朴相冕妻以洪景海誣奏

事欲擊鼓鳴冤且朴志源母老八十宜解其誦

洪奏云相冕不得弘錄恨

死志源以此祭文云云傳曰志源祭文中果有是事則志源不可廁於

措紳祭文無此事則景海誣人不可無飭且景海所奏元無

提及冕者而近來選說孟浪如此景海及注書令該府口招

以奏景海口招曰館錄時朴道源連朝來訪息囑及志源見

漏其上書乃出如報血仇祭文事有一親友

即洪樂命

來見臣父

胥命所曰志源曾以必論君家之意挿入於祭相冕之文以

未卒之志為言云云故臣於入侍時果據所聞陳達注書洪

鑄口招曰景海書送選說云志源祭文以論駁臣家之說乃

換入祭文可見其叔侄惡臣專由於館錄其後改送一本曰
館錄後相冕以此飲恨而死志源祭文如此其後其兄趾海
又改致一本而刊去飲恨一句而景海三改其說而臣則其
時傳命出入未詳首末云云二十八日 上祁兩北郊還御
禁府知義禁申晦等捧口招奏之傳曰親問之下今景海之
言果若浪傳於相冕無累矣况曰脫者乎志源祭文既無其
語景海亦不目覩此皆由於浮曉之致志源仍前律特放投
畀又傳曰故相之言謂趙顯命今聞其供謂景海供其子不聞者志源
何以得聞此亦非志源做作亦若今番違說必為飲恨於九
原換進祭文遣官致祭景海罷職洪鑰所奏亦不純然刊名

仕版洪樂命其父象漢入侍禁府出而答之二十以謝上教
七月洪樂命為校理辭書末曰臣之往唁洪景海也被其提
問祭文事以臣所聞出處語嘿之說畧有酬酢及其口招援
臣為言而以臣答語為臣自言以臣不言為臣所言變幻捏
合靡所不至上而受責於君父下而貽措紳之羞於是更命
景海樂命緘問以奏刑判李瑋持緘辭入侍傳曰樂命於志
源於景海皆其親舊則兩人相關之間已犯三復白圭之戒
又被父飭事亦了當而受飭於父噴薄于景海此豈人子之
道乎其所相關非志源之無狀即景海之構陷而渠供中知
其為人恬靜介潔云者其何襯着乎洪樂命施以刊名仕版

之律是歲十一月朴道源為大司諫上書自辨曰館錄時主
張者副學與東壁也景海則不過隨叅一之下僚而默無可
否則於其間若如景海之言而致憾則何不於主園之副學
東壁而獨怨其無所可否之一下僚乎今日以此飲恨成病
夫人之所以重名宦者為榮其身也豈有不得名宦而自
戕其身者乎瀛選小得失也此猶不得而至於恚死則惟彼
畜占絕在之極逆未得如意而又不免一死則其將曰病根
之由此耶臣門戶雖衰而敦睦猶在同室之內豈有彼此臣
之從侄既被瀛逆相猜之念何自而生而搆出至醜至陋之
說勒加於既沒之人雖以洪鑰之招觀之景海手錄違說蓋

有三本初本則泛言臣弟憤其侄之漏錄至以欲論其家之
意攙入於祭文中云元無飲恨志事之語再本則添書以此
飲恨志事未卒等說三本則還拔飲恨二字而使其兄趾海
袖徃潛息則其反戾回互閃忽幻美三變其說又出新語誣
臣則曰三朝委訪為弟息囑蓋其本館之錄因嚴教成圈於
一日之內臣雖敬連三朝委訪其可得乎臣景海年紀差池
本無情誼之可言景海之兄趾海累次相訪而臣之至親居
其比隣故歷跼回謝與渠相逢例叙寒暄寧有私囑之事乎
且景海當初造奏之時以為臣弟痛其侄之飲恨而為之報
怨於口招之辭則曰臣弟憤自己之見漏而致此逞毒前後

相左詐偽難掩設如渠言而有志事未卒之句語所謂未卒者亦何必為飲恨於瀛錄耶况於祭文中並與志事未卒等語而本無者乎且洪樂命則忠厚謹慎且與臣子情誼親篤豈忍以誣竊之言傳之於渠耶此則必無之理而景海之做出祭文之說灼然可知臣在忠州時其弟念海携船二隻未到邑下而其父啓禧書托以廊底船俾勿侵責臣亦副其息如有一毫疑阻之端則豈可以瑣細之事相為付托若是親昵乎况臣則以父而相好如此志源則以叔而獨為報怨果是人情之所當有哉副修撰洪趾海上書曰造說傳示不過更送其初本則勒歸潛息極是理外忠原徃復未能達料其

蓄憾則尋常書托本非異事以此把作譖回抑何心哉謂臣累訪謂渠歷過者都不成說而渠家兄弟前後干托豈止於對臣弟而畜館錄哉臣亦不幸目見者多渠若稍有知覺豈為是哉

堂錄事

七月十日

領相李天輔右相申晚大學南有容弘學李鼎輔右叅贊金漢喆吏叅李昌壽叅議洪樂性會園堂錄取本館錄副學金錄仁等所錄金應淳洪樂俞及權在櫺李海重李明煥李明植洪趾海李商芝金教材鄭光漢李福源沈履之鄭晚淳朴相喆南綺老李潭鄭遠達等十七人其洪穩徐有良尹光暹三人拔而

不錄而加錄李瀕李宜釐任琰李壽勛申思運朴弼燧李著
建李敬玉安杓李彥衡李碩載元義孫權導金鍾正金履順
十六人金履順表改名領相劄曰泰下錄有不當入者至得
多點若無銓堂地定點則諸堂安得圈之請一並推考許之
是時兵使鄭汝稷于獻煥以泰下得四點諸人皆云誤認以
鄭履煥而加點云是錄也趙榮進洪億金勉行南天學以為
皆奔競而
拔之云

李潭事

七月八日校理李潭辭職曰瀛錄重選也而申思運之闕茸
安杓之愚駭或以大臣族黨而預焉或以文衡切劘而泰為
李敬玉李壽勛李著建之素之地望都屈無恥聞然亂泰臣

不可與他輩同列洪億之文筆才譽既泰館錄公然見漏者
既由於年前一書則其冒嫌當圈即領也必拔乃已者此乃私
意橫流取舍不公泰下錄多點領相及諸堂上書各自不明
而終沒模提請泰圈諸堂譴罷九日政院啓領右相以堂書
待命傳曰右相及李潭入侍傳曰此人秉筆時知其為人今
此之書可謂不負而惜欠忠厚大臣族黨文衡切劘私意橫
流語亦頗緊此豈簞簞不飭之意哉為大臣飭宜先此人李
潭報恩縣監除授當日內辭朝其章給之李錫杓補外時有
給為之例今亦給馬泰圈諸臣其所過濫初點者當之末稍
過點者當之其他上書不白一依書請泰圈諸堂罷職十日

傳曰李潭處分更思之大覺錯誤意謂潭決不為尹著東柳
慙矣今日之事心雖直矣外面傾軋與著東同歸領相感予
敦勉挺身當圍今駟冒嫌循私之科意在擠陷李潭康津縣
監除授到任日狀聞兼文學宋瑩中書曰李潭造奏李敬王
事舉臣闕西酬酢及館錄時事李奏曰宋以問禮官宋問西
時問敬王云云臣以素之地
聖為言敬王信義著於朋儕氣節著於言議常懷捐軀殉國
之誠今潭公然醜辱勒加搆捏申右相劄曰申思運文學恬
靜叅坐諸人皆許之何藉於臣乎寇準喜用寒儻何必皆如
李潭之宰相子任然後可耶傳曰校理李商芝非徒營營五
人目潭以龐惇或亦茸闌或抑或扶景色不佳此亦堂習領

相於潭不滿者多云者包括無恨意思李商芝海南縣監除
授領相疏曰趙溥趙榮順處分過中故居三司者莫不進言
而洪檉書則宗無一言指斥臣身只是稍存臺體而已若謂
黨宗溥而辱臣則非檉之本心也近來名官靜坐讀書者小
檉亦有一二浮謗館錄之出辭說甚多及其堂錄用時一時
權衡而非臣一人所主張也申思運安杓則一筆句斷歸之
僚相族黨文衡切姍其旨意不專在於兩人而兩人又學優
長其叅錄臣亦無異辭則使叅圍兩臣當其罪而獨免乎李
商芝造奏曰李潭為領相弟子曩衮往來矣上曰然則何
論領相乎商芝曰利害交踈故論之矣且潭受學於安杓而

又與渠為六寸親而送奏乃以相親之間為言豈告君之事乎又其行已多見贖於安杓故為此先發之計也十四日領相入城與君同入侍李碩載亦於送中曰李潭之託跡相門行已鄙陋之狀人孰不知乎今而後臣益悔其前日相親之厚也廿五日獻納李商芝書曰臣與潭既無相惡不必歷舉平生以傷忠厚之義而隨時反復士夫恥之不近人情古人斥之似是而非假公濟私真所謂鄙夫也

儒罰事

戊寅九月

故李奉賀秉常之孫耆永以洋任慘罰尹象厚之弟養厚曰濟兄之惡賢父則忘又罰故沈聖希孫念祖曰傾媚賤孽李即

也風煥所營何事而並付黃是後洋任尹得義解尹罰學任宋煥奎罰得義又罰尹曰權門狎客賢父恃子又罰沈曰以賂事人云云

莊陵修改事

十月初四日禮判洪象漢自莊陵奉審來入侍時傳曰今聞禮判所奏端廟復位干支同於今年今月二十八日云愴懷難抑祭文當親製其日遣大臣行撰行禮因此而聞六臣彰節書院在於陵洞口云令道臣修葺特贈正卿不待謚狀賜謚遣禮官致祭贈參議嚴興道一體配享云特贈亞卿一體致祭朴彭年有直齋嚴興道亦有其齋云即為問名調用又聞若千里

許有愍忠小祠云亦令道臣重建此等微人此等立節徃牒
早聞重建後道臣差定守令致祭六臣既贈職賜謚金宗瑞
皇甫仁鄭萃亦不待狀贈謚三相六臣既命議謚即令弘文
館舉行思陵亦遣大臣行祀親製文懸莊陵齋室又傳曰莊
陵思陵陵上凡節丁字閣樑上塗灰內外簾閣內與榻上下
鋪陳一新重修丹青可改處一体舉行重修告由祭莊陵則
右相李瑋思陵則左相金尚魯以十月二十八日撰行三相
六臣遣禮官致祭

李存中文衡薦事

戊寅十一月

傳曰前提學僉拓圈點南有容不進傳曰朝鮮一文衡豈曰

南有容而罷乎賓廳啓以南有容以內來堂錄被斥事不采
遂累下嚴教又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其君坐冷廳以待有容
亦朝鮮臣子也承旨沈墩遞差而督之夜遂行圈六點有容
五點李存中四點尹鳳朝金陽澤尹汲三點吳遂采李成中
賓廳啓曰南有容嫌不自書其名依例添書圈點之意敢啓
傳曰圈點雖行而朝命夕行事體分義寒心南有容對山府
使除授當日赴任即謝恩下直金陽澤落點圈點單子還入
李存中名下御筆抹去以雖把韓柳之文卅載固心宜守十
二字書下諸臣言其能文且曰三場壯元矣 上命納其試
券覽而退之後數日傳曰文衡堂上玉暑南床俱是清選可

謂稀而有近來敬為緬代若是豈極選之意哉此後又才地
望雖有可稱者不敢輕舉事定式施行

持平李亨達上書戊寅十二月十日

輔相之任閔國家盛衰係去道污隆右議政李瑋本一常調
陰官累典州牧素乏廉聲一按藩鎮重招譽議迭主兩銓為
人指使伴食中書觸事憤憤古語所謂歇後作相時事可知
臣謂右議政李瑋改正之典斷不可已亨達召見旌義投界
明年瑋復拜相請釋亨達不允久而見釋五月中見放

柳涵事已卯二月

二月二十五日柳涵親鞠清風府使李翼鎮解職其子校理

李潭令禁府嚴問口招啓辭判付曰今覽其供既已直陳為
其父為此事理當然分揀放送柳涵刑問三次不服二十七日傳
曰前府使李翼鎮此等之去既聞涵捕廳究問則雖常時親
密者即當拘囚以待結末而非徒不為此傳札于涵而其中
受上教不得不送之若逐云者其涉無嚴至於柳下惠等說
尤為可駭李翼鎮淮陽府定配傳曰頃者柳涵不服物故涵
供辭之際語涉未瑩自取其刑為人未舉供辭錯違既已重
刑端川定配柳涵州人與其先誣習於李翼鎮涵入京告
物故亂結輔待命上御門拿入誥輔命即行探結輔還任
行探函時在翼鎮任所潭書抵其父令逐涵翼鎮乃驚逐之
送書中途慰涵曰以上命之故不待不出送而有若逐之深
所未安且引柳下惠有弟跖何傷乎潭以漏洩微事於其父

命納口招潭
對以察故之是日又傳曰古者鞠門之招不可傳說近來尋
常傳說鞠事未了之前待命紛紜可勝寒心此後若有待命
之事親鞠之時帳殿入侍之人本府推鞠之時該府同鞠之
人查問重處以杜後弊

知製教抄選事

五月三日

上命大提學抄選知製教是日大學金陽澤及吏判閔百祥
抄出堂下文臣李普觀金應淳等六十三人其外任及罷職
人舊例不抄故洪趾海景海李海重李敬王金履獻金鍾正
等不得與焉其明經及第人則立議不抄故金教材李宜老
等亦不預其堂上及叅下人則舊例將通文衡人乃可為故

不抄也其柳慙尹著東趙榮順等以名在御付籤被罪未釋
故亦不抄其玉堂人則若不見抄則舊例不得復行玉堂無
異駁遞故並抄云

